



陶菴集

十五

神道碑

共廿五

~ 16
2325
15



和 16
23
2025
25-15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九目錄

神道碑

伯舅左參贊趾齋閔公神道碑

仲父判書歸樂堂府君神道碑

左參贊寒竹申公鉉神道碑

祭酒芝村李公喜朝神道碑

觀察使鳴巖李公海朝神道碑

大司憲洪公啓迪神道碑

參判尹公愨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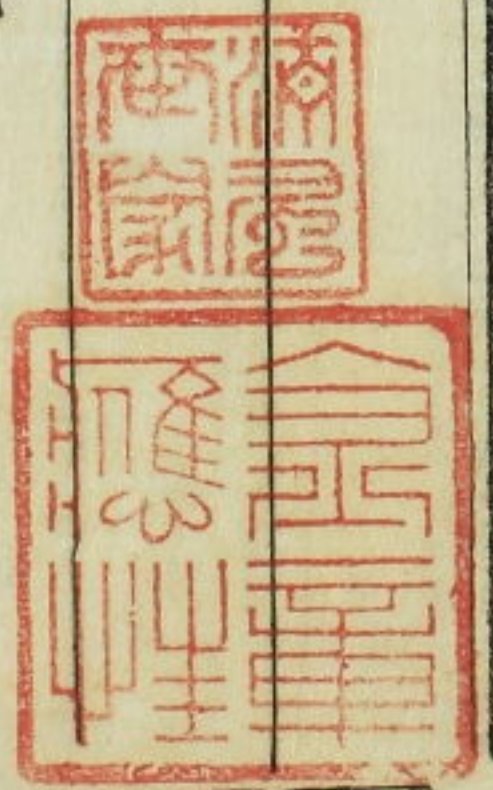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九

神道碑

伯舅左參贊趾齋閔公神道碑

孝宗大王簡拔英俊俾輔于 聖子神孫時則有若
 臣文忠公鼎重有若臣文貞公維重號為名臣洎
 肅廟末至誠體國孚于上下者亦惟曰忠文公鎮厚
 公文貞公之嗣子文忠公之從子自是國人數柱石
 家必曰閔氏閔氏書云孝乎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
 于先王追配于前人公之謂歟公字靜能號趾齋
 崇禎己亥正月壬寅以降驪興之胄遠自麗朝始祖



稱道尚衣奉御近世府尹諱機觀察使諱光勳清謹
質慤積仁毓祉篤生文忠文貞又恩城府夫人宋氏
配文貞無違得母道甚凡五子 仁顯王后第四公
其第二公生長食息不離訓典之內德器夙成十一
歲見尤菴先生去國上書勉畱論復雪之義尤菴大
歎賞曰欲告春翁付與獅子畫也春翁同春先生也
嘗從文貞公外藩赴儀賓選白 顯廟曰道多饑者
可矜也 上異之及冠丁宋夫人憂自是幹蠱左右
服勤惟敏文貞公曰吾兒天然孝子辛酉生員壯元
丙寅及第補承文院翼年文貞公卒己巳 后遜位

諫者拷死 上方怒甚公與弟議政公並下吏既而
釋之公爲 廢宮供奉僦居城外禍機交極而處之
若平常甲戌 中壺復正公即除侍講院說書遷禮
兵曹郎司諫院正言獻納弘文館修撰校理兼司書
西學教授公自以地親勢格畏榮若怯不徵逐言議
而猶職思其居嘗於經席啓曰 孝廟酷好心經
先大王以此書納之 玄宮矣願常目在之上紹
聖祖心法且陳納諫崇儉作人才恤民隱累千言
上嘉獎又因虹異與同僚劄列修省六策一日 上
遣中貴人來曰欲令應教金鎮圭寫 中宮真可偕

入公對曰私召義不敢進乃下教政院事竟寢出
爲北評事驛疏上賑民便宜以副應教還乞得暇讀
書不許入對奏蠲端川貢銀嚴不舉子之禁丙子改
司憲府執義廉問畿內由輔德陞通政戶曹參議承
政院承旨大司諫由禮曹參議爲忠清道觀察使未
數月以豐昌府夫人有疾承命亟歸後大臣舉公
約已奉法一二事以風勵諸道歷兵曹參知刑曹參
議時洊饑公以軍銜上疏請依月令孟冬祈來年之
禮祀于天宗議不行屢入諫院論辱國使臣徑叙之
失又斥大臣低昂科法者當路銜之以公嘗直吾叔

祖大司憲翔寃抉摘語句請罷時朝論訛駁公與金
公鎮圭獨持清裁愠于羣小輒目以戚里干政公毅
然曰旣在位安敢不言惟不見處以言地則幸耳自
是棲遑江干除隸院諸曹不就庚辰擢江華畱守時
有囚告試官趙大壽用情而獄官寢不奏公妹婿在
犴者及於抵公書座客見而播其語時輩欲禍公且
爲大壽地直歸之飛書迫脅甚急旋因大臣言先問
金吾郎皆服大壽終抵罪公亦被逮以實對見宥韓
配夏等誣捏不已上痛斥之且曰予幾墮術中矣
拜兵曹參判移戶曹后寢疾公承命直禁中辛

已八月 后薨十月特拜漢城府判尹移判刑曹二府素煩劇爲是職者類多玩愒訟獄或淹過十年公日坐衙平決夜以繼晷鈎深核奸人稱神明又守法不撓宮庄理屈者悉走之他司豪猾屏息遞復入前後十數間爲議政府參贊虜使至僉接于境公旣擔當時務凡城池關隘錢穀甲兵以至律令之沿革閭里之情僞無不洞曉故事至剖判沛然不括廟堂諸公咸仰成焉甲申朝參公以懋 聖學立紀綱獻戒上臨筵歎曰 大明是歲亡矣公進曰 孝廟奮發大志與先正臣宋時烈有魚水之契一時諸臣亦人

望密勿謨猷罔非尊攘之義中途崩殂遺恨千古而自先正死後不復聞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言矣 殿下踐 孝廟之位今日庭臣乃祖乃父孰非 孝廟舊臣雖國勢日弱無可爲者 殿下苟能奮勵一以 孝廟爲法臣等雖駑敢不戮力三月十九日 親祀 神 毅兩皇帝于禁中仍築大報壇時倉卒義起公爲禮曹判書 上每事問參摅公私祀式以對動合禮意公在是職久且多嘗奏去法宴女樂爲萬世法朴世堂門徒葬後廢筵饋論以不孝之刑宋六賢陞享文廟久閣 成命至是行之又去虜號於

天將廟祝他餘 陵廟山川學校科舉之屬正訛興廢不可盡記 上以朝議歧貳爲憂公對曰是 殿下導之也 殿下執德不固羣臣無固志而不靖之人又希覬攻擊苟上下情義交孚豈有是哉 上不答 上預入御供米公管惠廳入對力陳其不可時又營王子私第適天旱禱于 廟詞臣代言以二事自責 上不豫而強用之猶不之改公進戒曰此自欺也欺 祖宗也聞者縮頸公嘗私難於朝堂曰安不可忘危萬一警急奉 君社何之衆莫對一日上遽問之公對曰君死社稷正也李相國會請繕修

都城公力贊之役旣舉異議橫生李公狼狽去國公乞與同罪又慨然入告曰壬辰之亂猶請死守今則賊未至而已有棄城之論耶願堅定無撓 上不能用乙酉用侍藥勞陞正憲丙戌凶人林溥投匭欲禍士類方推覈公以知義禁首言溥罪當誅傍有訐之者曰生殺人豈一獄官所可專 上入其說罷公冬擢判義禁復理其獄復奏對忤 旨 上盛怒盡革其職且曰予誓不復用矣傾朝迭諫不能得公常曰仕則盡職否則守先人邱墓耳即日歸杜門讀書若將終身居一歲 上責百司怠弛蓋思公也旣而復

召用公素惡韓配夏配周悖倫配周入臺以微事螫公不得售戊子判敦寧充行人之燕廟堂以胡皇太子復位欲追送前停方物公密劄爭之曰天下雖長夜或有操筆而書者曰某邦以某事媚虜云爾則何辭以自白於後世乎大臣交怒然卒用公言其伉厲不苟合如此庚寅拜兵曹判書振拔淹滯注措無私而申嚴舊制痛束驕悍又剋損上下需用怨謗日興旋因事忤旨再告免大臣白公勞悴請戒酒上自製銘銘于銀盃面錫之上方右尹拯追咎甲子兩大臣筵奏公以文忠公有父子師生之義不自安

上章申暴西邊人犯越胡差爲按查來假皇旨欲越疆公言宜亟移咨得實而後可許上不聽則私勅舌官如萊公之於利用上以專擅罪公罷削之諸臣久而益訟之乃叙公在朝嬉者勵懦者奮庶務張舉公不在則國空虛是以公雖不獲乎上下而終亦不能舍公也屢除官不起壬辰李整科獄以公爲判義禁別諭趣召公謂義不辭難趨命獄訖復歸廷臣方請上尊號公不與焉連疏力辭批曰往事予未嘗畱在心曾卿豈可自廢入參進宴會上疾彌畱遂不敢告歸上議變通良役公始奏罷禁

衛營已而反汗又設釐正廳令公旬管僚議掣肘久而少實效至是上復促其事公以爲新法不可遽行無寧小變小益乃請取列邑軍民多寡而均其數公入對每懇陳財竭民窮岌岌垂亡之狀幾於涕出且曰先輩言丙丁以後上下當如在圍城中此至言也如是而後方可救得一分大要以節用尙儉爲急務屢請罷無用廢不急以紓國力又欲去錢貨卒不行丁酉世子聽政公請見于廟又于文廟公之使燕也世子手書勞之曰不勝渭陽之情公爲賓客久每勸講反復開導雜以里諺令易曉忠愛懇欵

嘗有過苦口切諫承宣出語公曰仰瞻顏色若不豫然公欬曰老臣不言誰可言者戊戌進階崇祿公在藥院多年竭誠調護關東貢麥爲弊鉅奏減之塞漏舒用積儲有羨又請益減之上不怡還復前所減者公惶恐免兼弘文提學固辭大臣以公臨試士屢違召論罷人咎大臣曰如國事何不日叙復公嘗承命往審北漢形勝還言天險可守遂城之李相國濡又欲城蕩春而議多貳至是遽增築公極論利害曰連三城過百里古未有也下其書朝堂會議罷之公在廟堂慎辭命嚴約條倭人嘗請信使以狡計

隋書卷之二十九
賺我幾損國體賴公堅遏不得行爲守禦使者五峙
糧繕城若朝暮寇至人有一能輒羅致之賞罰分明
得將士心諸司一經公兼管靡不整理前規後隨皆
可行之無弊下至醫譯書畫之徒勸課成就者衆最
後授同知成均則以文廟檜震極選師儒也在卿列
二十年每三公新拜愧於先之公夙夜鞅掌精力殆
竭而國勢旣不可爲則曰報國唯一死耳以禮書修
關北 園陵歸又視師南漢益示德大臣白解籌司
尋以三宰出爲開城畱守使便調息公至則曰食焉
敢怠方更張府務大司諫金有慶爲言公忠勤公亮

一國所仗不可一日使無於朝廷頃之侍藥廳設公
力疾奔赴子弟止之則曰死生安足恤唯卽乎吾心
所安耳闕中人望見公咸驚顧咨嗟疾愈篤親友間
者笑與之訣庚子五月十三日卒於安國坊賜第壽
六十二越一月 肅考禮陟翼年士禍滔天識者曰
使此老在者或不至是公在松都時歎曰吾十世祖
以副畱守浮後西江歸老童城矣卒不能如其志其
喪也朝野相弔人士不識面者或來哭坊民執炬送
葬者五百餘人今 上丙午配享 景宗廟庭用金
文敬安國故事也公長不踰中人而精神溢發色莊

而氣溫聲音出金石洞徹心腑平居以禮治躬日必晨謁廟退而拜大夫人諸子女在前雍穆如也昏定亦拜遠出與夫人相拜婦女肅拜於中門之內諸子拜于馬下客稍尊則下堂揖讓而升祭時盛寒必浴倚卓銅豆井井齊整端拱序立戶庭肅然無聲搜輯內外系譜曰人不可不知來處凡厥奉先之事靡有憾焉子弟有過痛責惶恐若無容館接妹孤姪撫愛篤至大夫人嘗聞古人內行之美顧子女曰不知與爾大哥如何爾冠昏用古禮總功之戚哭泣衰絰各稱其情僮僕死亦不肉人有疾病死喪歸之如至親

尤醇厚故舊戶外屢屨常滿所干非理間有沒顏面時而歡然如故筆翰如流案無停牘每簿書賓客雜進耳應手判間以嬉笑終夕無倦色人人退若有得餘暇又親近儒家文字未嘗頃刻自逸也當事不分支鑿鑿有條理辭受取予雖細必察惡華務實不作無益常以暴殄天物爲戒泊然少嗜欲厩不畜一駿庭不設一卉惟遇酒往往痛飲而已樂善好士見不正若嘔家世固士論宗主而淡自挹退然於斯文世教則惓惓焉倡同志改樹栗谷先生墓石又白上刊布尤菴文集以扶名義方尹拯隆熾必斥呼之曰

拯其徒或在座失色不顧也公自少懷君民大志立
朝行已一以自信苟利於國必忘身而爲之或以禍
福言者輒手指天曰如彼何哉是以犯顏不諱雖屢
被摧壓而不少挫 上亦曰不擇燥濕唯某能之凶
歲或進粥以先家人聞民疾苦若恫于躬念念不忘
素性然也自公慨然以徇國爲任士大夫始知先食
後事之可恥忘身奉公之當然而無貴賤賢愚恩讎
咸曰國有臣矣方今世道乖裂衆口無真公之得此
於人何哉然朝廷市井之臣宜自知之彼窮谷老羸
何從以知之公身不出廟堂而惻怛慈愛之心已犁

然乳入是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嗚呼感通之理唯
知者知之公平生受用唯一箇直故其氣剛大雖百
十斤擔硬著脊梁而無難意事事敢做尋得是處公
雖不以學問自居聖門所謂學者如是而已蓋正家
之嚴及物之仁克肖乎文貞公而規模闊力量大則
得之文忠者多至其講禮精淡一以同春先生爲準
故在家爲能子在邦爲名臣是固資稟之絕異而家
學淵源之正有如此者世之徒以才猷視公者可謂
淺之爲知也夫人延安李氏靜觀齋端相之女一女
適府使趙奎彬繼配李氏亦出延安其考縣監德老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九
男翼洙正郎遇洙洗馬女歸進士金光澤翼洙一男
三女韓祐永尹一復其壻也餘幼遇洙二男亦幼趙
榮進金敏材兩壻出驪之大寶山 寧陵案山公葬
于其下元媿耐東北去文貞公墓十里翼洙屬粹以
大碑之文粹曰往年已撰誌于幽堂矣曰清陰先生
嘗爲其外翁亦如此矣其文云一在地中一在地上
子何獨過辭粹遂敢論撰如左然小子愚陋發揮掄
揚顧非其任第以一時諸君子所叙述摠以觀之豈
傳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者歟銘曰

天地大經有君有臣是與父子迭首五倫而以義屬
曰致其身有不盡分僂不成人理則本然民鮮能久
公曰噫嘻我生有受維昔二父講服斯義曷不欽承
夙興夜寐原公素志不在飽溫處日月際 王絕私
恩惟 王克聖公惟骨鯁豈若時人承奉爲敬曰天
建辟爲司民衆其道伊何敬信節用非臣無稽若藥
瞑眩豈徒三黜之死靡變雖不我力人執仇仇身居
列卿實秉事樞苟利于國臣敢愛軀一有顛連若痛
切膚錢穀甲兵籩豆有司孰非爲己我自不疲陽氣
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就難平者幾有志

莫究大厦孤木風雨漂搖中夜三歎髮白形凋於昭
在天惟先神后綏我寧人謂汝有後神孫遐陟
公乃先戒若水無津舟流靡屆公在廟堂民有旃幪
今其逝矣誰活吾邦王臣匪躬蓋取諸蹇嗟哉今人
燕燕息偃微公盡瘁臣道幾晦功利雖博卽此爲大
清明剛大我歸之全粵瞻秋旻星斗闌干如血一心
炯炯窮泉維忠武侯死近千年涕淚上墓士女衣白
是誰使然忠義同得何怪斯民齋咨窮谷大寶之南
穹龜負石姊子作詩厥誦匪私凡百有位尙克似之

仲父判書歸樂堂府君神道碑

肅宗大王寢疾十年薨嗣王有疾人心危懼國勢
岌業時舊臣殆盡惟我仲父歸樂堂先生忠勤正直
威望甚盛公之存也天意若將以擬其難而卒不免
小人之禍國人哀之今上卽位大懲黨禍務主蕩
平而在下者不善奉承於是忠逆混而世道喪矣君
子謂使公在者必不若是嗚呼公之生死關國家隆
替如此夫公諱晚成字士秋嘗讀朱子歸樂堂記而
心好之以名其堂故仍以爲號焉李氏出牛峰公以
我祖考議政府右議政諱翻之第二子爲仲父贈
司憲府持平諱翎之後持平公與其配吳氏同時殉

節於江都之難並旌門閭公長身美髯神采燁如少
卓犖不羈而折節修行好讀書早舉進士性至孝親
疾嘗糞禱天友於兄弟已已以後杜門自廢以一布
衣隱然有門戶世道之望甲戌更化除翼陵參奉
不拜丙子文科壯元授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司憲
府持平知製教公以其叔父打愚公酷被宵小誣
讟常隱痛不樂仕進至是首上書白其冤不報然自
以世臣義不可不仕仕則不可以不盡職是以其爲
臺諫必隨事盡言領議政柳尙運與大提學吳道一
主試取其子鳳輝公上疏言其狀鳳輝竟削科又論

保嗇 聖躬導迪 東宮之道後宮封爵猥多田園

踰濫之失持平李大成欲以朋黨之目眩亂是非公
上疏引朱子之言曰朋黨之禍止於搢紳惡朋黨而
欲去之者其國必亡今大成乃欲不分邪正混而爲
一謂可以助平明之治此小人自謀之言非國之福
也除弘文館副校理連爲修撰校理應教吏曹佐郎
執義司諫院司諫世子司書兼文學輔德宗簿寺
正往往迫而後出甲申擢承政院同副承旨移吏曹
參議大司成兵戶曹參議丙戌以刑房承旨參鞫李
潛其冬陞嘉善大夫同知義禁府事治林溥獄尋拜

禮戶曹參判漢城府左右尹大司憲兼備局槐院提調嘗大旱公力伸直臣李東彥之冤忤旨免己丑領議政崔錫鼎爲禮記類編變亂朱子章句太學諸生將上疏攻之上聞而斥黜之公以大司成上章痛陳錫鼎之罪略曰道莫高於聖賢書莫尊於經傳而敢以一人粗淺之見擅自更改此斯文之大變且士論之重非人主之勢所可與奪而殿下摧折太暴是自戕其元氣也其爲錫鼎地則至矣奈國家何上震怒命盡革其本兼職旋削爵秩公屏居郊外明年上海悟遂取類編書焚之還叙公拜吏曹參判

會有海寇警以命巡撫湖西察民隱疏冤獄禮賢士詰戎備奏設杭金鎮安興防營修上黨城池還入吏曹兼同知經筵世子賓客癸巳相臣李濡等請上尊號公引劉敞言曰復加數字不足以盡聖德而前美并棄願上勿受仍不赴廷請復以疏申前說尋又有御容圖寫之役公於講筵以懋實獻戒時上疾彌留藥院并直公爲都承旨憂形於色語或流涕屢以觀理忘怒節宣靜攝之要言于上上爲之嘉歎旣而用侍藥勞加嘉義歷刑兵曹參判副提學同知成均館事丙申由京畿監司陞刑曹判

書移吏曹公爲亞銓者十至是嚴銓法杜倖門振淹
滯政路肅清翼年從 幸溫泉因湖儒言大臣白雪
打愚公冤 特命賜祭公以疏陳謝遞拜禮曹丁本
生繼妣憂公年衰而執禮愈固及吉除工曹判書改
兵曹申明紀律恢張公道士皆悅服新營號大將私
帑而毫髮無所費庫藏充溢庚子 上疾大漸公止
宿省中危疑百端蜚語交煽而處之毅然中外咸倚
信焉每哭臨廷中公端坐烈日下不少動 山陵畢
連判刑曹漢城府莅事勤而守法嚴兼知春秋館事
以 上未能躬行饋奠每至誠規諫且請頻接臣僚

不省翼年復判兵曹時 上久無嗣公嘗主豫建之
議及是從諸大臣入對稟 慈旨冊今 上爲世弟
於是凶黨益疾之公之禍實本於此李森曾自請於
公爲湖西節度而森方爲羣奸囚故公因以出之是
年冬賊臣金一鏡等七人與宦者朴尙儉通計謀上
急書朝廷一空公亦被削旋謫扶安公聞 命就道
無幾微色至白馬江陷冰斯自誦唐子方詩其在謫
也日讀論語禍機漸迫而猶不輟曰朝聞夕死可矣
壬寅夏誣獄大起士大夫多戮死三大臣已受後
命公次第將及而羣凶無以爲罪乃引出森事構捏

之公遂被逮臨行神氣自若無一言及後計家人請面訣不許及就對一以實凶徒議讞亦曰無可問於是鳳輝輩嗾李普昱請更問又謂公以四大臣聯劄爲宗社大計遂添一案公由是不能出獄門竟以疾卒於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四今上元年命復官賜祭又贈職又教曰諸臣中惟李某尤爲冤酷錄用其子孫且以森及前後禍公者并投之邊公始葬水原戊申遷于龍仁泉洞之先兆夫人安東金氏祔領議政壽興之女男練進士壯元仕爲正郎以孝旌閭贈執義女適進士金星澤後夫人延安金氏

奉事滯女女適柳得養庶女婿進士尹勸公忠信敦確中寬外直雖不切切於問學之功而平生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與人無賢愚貴賤一以誠意待之而尤篤於故舊不遺疏逖睦於親戚待以舉火者十數家平居嚴恭自持未嘗敬臥取便至老不衰喜看朱子書自警編雅意邱壑嘗築亭於西湖義有不可輒奉身而退漁釣以自適又躬稼力穡以儉勤爲本其事君忠愛懇至見一政之善則喜而不寐一事之失則憂歎竟夕謀國務持重不喜紛更臨事充厲不少屈動與廟堂抵牾每勸上公好惡絕偏私爲出

治之要且以阿順苟合爲溪恥宮掖近習痛繩以法無所饒貸上亦嚴憚之尤於陰陽是非之辨界限甚嚴不爲方便牢籠之術信已以行不他顧也是以蔚然爲一時善類之宗主而亦以此不免焉嗚呼痛哉粹少孤學於公拊育責厲俾至成立今老病且死猥以文字紀公之績懼不足以盡公之德乃採於士大夫之誦爲之銘曰

猗歟仲父實惟我師忠信正直明白坦夷爲臣盡節王國是毗謇謇匪躬行峻言危天運艱難有平則陂危疑之際躋豕非羸亂况斯迫大夫其離公如一柱

屹然自持豫建之策是爲禍基悠悠南征風雪載霏六月歆絕獲輿又馳蕭傅之剛於分匪宜北寺之冤今古所悲羣小相賀上穹何知天地之氣直以大猗浩然無愧公則以之是命之正其行不疑泉谷之原有豐其碑最凡攷實小子爲詩輿人之誦非爲吾私

左參贊寒竹申公神道碑

濟州在南海中海道幾千里颶風鰐魚發作無節舟楫往往覆擢州有大靜旌義二縣皆依山面海多毒霧瘴氛而大靜爲甚譬古之春雷至者雖少壯不死則病十無一二還者寒竹申公嘗於少時其考執義

公謫於是往侍五年而還及景宗壬寅抗章觸羣
凶怒羣凶欲殺而不能得乃投之海中偶得是縣焉
時年八十四五月渡海方渡回颿大作駭浪震盪舟
中人暈倒無人色公獨神氣揚揚坐見天際如絲髮
微橫者指之曰此某島也至縣寓于柑山村南極下
有大星甚明以秋分後春分前見公扁其軒曰挹老
仍有願假彭鏗八百齡之句聞者誦而壯之公平山
人諱鉅字華仲寒竹其號也狀貌魁偉自幼有大人
器量顧中歲病廢仍落拓不偶庚申筮仕義禁府都
事不就執義公嘗敦匠寧陵及癸丑遷奉羣壬欲

危中尤菴先生計不售乃以隧役不堅歸罪於任事
者執義公在謫籍久至是公擊鼓悉暴其冤始雖見
格而執義公竟宥歸公乃赴舉丙寅別試及第隸槐
院間攝堂后應製錫馬裝因敦事勞陞成均館典籍
戶曹佐郎移兵曹戊辰執義公卒甲戌復爲兵郎移
京畿都事司諫院正言尋丁內艱及吉拜司憲府持
平先是已巳凶孽嗾希載家使其奴埋呪於希載父
塚謂大將申汝哲家人所爲以爲善類謀不利於
東宮及事覺希載之奴當誅相臣南九萬柳尙運按
其獄力請勿問上始難而終許之尙運僕僕感謝

重被人論斥出城外已而尚運還入復爲首相始
仁顯王后復位也兵曹判書徐文重倡搢紳會敦寧
府爲張氏陳疏不果上爲士論所擯至是入相公議
大駭公上章並駁正之 上震怒黜補旌義縣政院
玉堂交章請寢不報尋改判鏡城府居一歲召還爲
兵曹佐郎陞正郎侍講院文學弼善求外得延安府
未久棄歸復爲泰安郡守未赴移坡州牧使辛巳擢
授水原府使冬遷黃海監司其爲延安也府有南大
池盛芙蕖民田蒙利且千頃後宮欲折受內司人稱
上旨來迫公公執不可狀牒幾三四上 上亦不能

強及按其道莅下以寬律已以簡旌孝烈疏冤獄歲
飢又善調賑民以不死秩滿從民願還仍及麥而遞
歷禮兵戶工參議掌隸院判決事承政院承旨再爲
大司諫吏曹參議戊子陞開城府留守以事忤廟堂
見罷叙拜工參自是周流諸曹在東銓最多間爲都
承旨漢城府右尹大司成大司憲 上寢疾將浴於
溫泉會有虹貫之異公上疏諫 上雖不從而獎其
憂愛公嘗於 孝廟丁酉中進士至是歲爲回甲公
子弟卽其唱名日會卿宰及同年恩門子孫以娛之
翼年大臣以公年八十白 上超資憲階遂知中樞

府事入耆老所爲議政府參贊工曹判書乞休致不許已亥 上入耆社覃恩諸老臣公亦加正憲已而錫宴公與領中樞李公濡等十人與焉明日詣闕上箋謝仍圖繪其事以傳庚子 肅廟昇遐差 山陵都監提調病不任引免仍解經筵成均兼任翼年今上殿下正位儲貳賊臣鳳輝投疏沮撓舉朝齊聲請討公亦輿疾入參冬逆鏡輩得志猖獗善類斥逐幾盡又以庭請議罷時諸宰唯諾爲罪並削黜公亦與焉尋以公老病先出區別還叙逆鏡又欲爲張氏建祠定號將令卿宰會議公擬上疏力爭旣屬藁不及

上旣而虎龍變書上時我使爲 世弟封典之燕竣事報至羣凶失心卽日上變意欲動搖國本一鏡忽出於囚供鏡黨始設鞫于禁庭俄移本府鞫囚又引相泰耆耆不得已出而胥 命政院臺閣紛然迭起請 上敦勉完獄人心憤惋亦莫敢言公遂上疏槩言鞫獄體嚴移設之異常規敦勉之無忌憚宜加譴斥以礪君臣之義仍陳保護 東宮之請時虐焰燔天中外惴惴不自保子弟以禍將不測交謁更諫公愀然曰吾受 國厚恩老而不死何忍不一言以負我 先王疏入耆恆方至闕相顧失色而出師尚以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九
大司諫馳入請對構捏百端遂減死圍籬安置始公以持平劾柄相也將赴旌義笑謂夫人曰子每恨吾作宰之遲今乃得之矣其時已老白首至是公篤老殆不能起而猝然作水陸數千里行聞者無知不知莫不愍然公無幾微見色與親舊相別言笑自如人莫不吐舌曰壯哉是翁嗚呼人少則勵名節及其老也志氣摧頽禍福之慮益淡妻子之累愈重往往臨毫髮利害輒曰吾則耄矣常人之情蓋莫不如是而公則不然忠膽激烈遇捺不得雖刀鋸鼎鑊之在前而視之若無覩則彼重溟千里之險又烏足道哉彼

年少人厭厭有泉下氣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公於謫中手書樂而忘憂怡然自得八字以自勗癸卯夏旱疏決 命移陸撤籬凶黨尼之閱數歲不止今 上乙巳首 命宥釋以位著不備趣公馳驛還朝旋拜工曹判書左參贊入枚卜公二月間赦書三月始登舟風不利行五日下午陸疾甚不能行以其月二十五日卒於海南縣寓館 上亟遣醫賫藥馳視未至而訃聞 上震悼輟朝市弔祭如儀特 贈領議政諡曰忠景論者謂公倉卒一疏雖未能畢其忠憤而亦足以折其凶焰塞其禍心 宗祏之安未

必非一言之力云公鼻祖高麗壯節公崇謙近世有
諱敏一成均館大司成是生鍾城府使諱恂是執義
公之考也執義公諱命圭兩世以直節重於世妣宜
寧南氏司禦好學之女外祖仙源金文忠公尙容也
公配曰杞溪俞氏楨之女有女士風與公同年生六
十一卒累贈至貞敬夫人舉一男二女男思遠漢
城判官公卒不勝喪以孝旌閭贈執義女適郡守
李秀賢士人李華臣執義三男瞻曠曠二女壻參判
俞拓基士人朴大源李郡守子濟元濟命經歷女爲
參奉辛義立士人俞將宣傳官趙德中妻李壻子英

輔進士壯元佐郎文輔生員女士人申現黃楫進士
玄光字內外曾玄不能盡記公平生不問產業不畜
玩好立朝四十年屢典藩府而家人稱貸以給土爐
短檠一室蕭然十年銓地門庭如水閉戶高臥往往
若無人焉爲詩適健筆亦奇勁有遺集若干卷行於
世公葬於楊州注谷先塋坐酉之原俞夫人耐焉其
嗣孫瞻將樹大碑來請文泣而曰此吾父之願也余
固不文而未忍傷孝子之志遂爲之叙系以銘銘曰
漢挈之山高巖巖下有碧海波瀕濛古來荆棘此路
通不聞八十九翁老臣不死逢鞠凶痛心裂背憂

家邦片言脫口警羣凶鐵壁千仞氣何雄忽如袞衣
來在東昔時少年龜鶴容公來公去天以風奔走蛟
鰐驅祝融勻天無人我將從巫陽下招淒青楓大星
煌煌當宵中南人見之如見公浩浩一氣還太空有
時鬱碑成長虹我筆不能大如杠寫公卓節垂無窮

祭酒芝村李公神道碑

惟我尤菴文正先生際遇 寧陵以明天理正人心
爲己任攘夷狄闢異端蓋上承孟朱遺緒其門人尹
拯以其父宣舉陰附賊鑄譏訕復雪大義重得罪於
士論積不平且知鑄黨禍心叵測必欲甘心於先生

懼其株累託以先生所撰其父墓文不如己意始則
潛詆終乃顯斥仍自絕於師門實倫彝之一大變芝
村李公喜朝慨然自附於鳴鼓之義就拯徒羅良佐
誣悖之疏逐節辨破備論拯父子心術以書質于先
生旣而羣凶果大逞先生遘禍拯遂與鑄黨合自後
平陂往復變故百出公以世道爲憂每與人論此事
考據詳博辨覈明切使聽者曉然於是非源頭終身
口吃吃不休後生初學賴以不失其所向者蓋多矣
昔孟子痛辨楊墨自謂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又曰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嗚呼若公者可以無愧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九
於斯言也夫公字同甫延安人副提學靜觀齋諱端
相之子判書文貞公諱明漢之孫月沙文忠公諱廷
龜之曾孫外祖曰議政全義李行遠靜觀公勇退名
塗專心學問不幸早世公纔十五撰次其事行無所
遺漏請文於同春文正先生先生稱其善於狀德以
至先執長德交口稱賞以爲克肖公聰穎絕人文藝
夙成而濡染庭訓已有爲己之志家世以科舉詞翰
爲業亦不屑也及孤益感痛自奮就靈芝舊居名其
齋曰志事取聖賢書潛心探賸識日益明行日益高
一時士論翕然傾嚮不知者咸願一識其面當 崇

陵大喪公時弱冠在闕外哭班儒生聚觀者如堵墻
是歲往拜尤菴先生仍定師弟子之禮乙卯文谷抗
章南竄實公貽書勸之也及尤菴柩棘絕海公奉大
夫人出居靈芝著大歸說以見志庚申更化舉學行
之士吾外翁閔文貞公以公應 命拜 健元陵參
奉一謝優遞尋復以薦除典設司別檢甲子直陞六
品翼年由工曹佐郎爲鎮川縣監獎節行禮耆老選
鄉秀子弟月一會講四境多聞風而興者俄以親嫌
遞復爲平康縣監與邑子行鄉飲酒禮闈西齋於三
清之臺爲士子藏修所且作亭於瀑上以禱雨蓋倣

朱子起亭故事也會因尹拯背師事發時輩怒公長
書噂沓不已乃投紱歸己巳時事大變拯黨喉臺官
欲彈之公不欲遲回近畿盡室八嶺東之歛谷甲戌
再入工曹尋出爲仁川縣監仁有靜觀公遺愛爲治
一遵前規凶歲賑賑得宜有璽書之褒亡何選東
宮書筵官又擢授司憲府持平力辭遞復出爲天安
郡守治理益著遞拜尙衣院僉正陞掌樂院正又出
爲海州牧使州有石潭栗谷先生故居公慨然興思
數往拜院親主教席講課有方彬彬有作成之功又
創瑤琴亭于巖上以寓慕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又爲

楊州牧使丁母憂去官及吉爲清風府使公素愛山
水強疾一赴及除掌令執義皆不起自是改號艮菴
其意蓋有在也旣而授三陟府使不赴除執義懇辭
批旨特優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筵臣累請敦召再
除不起間爲刑曹參議先是尹宣舉欲掩江都苟免
之失上援孝廟多有誣悖之說拯久祕之至是文
集出儒生申球上疏發其事上命毀其板削宣舉
父子爵其私黨羣起血戰章疏迭上率多醜詆尤菴
公上疏引尹和靖故事爲辭未幾特陞漢城府右尹
移工曹參判翼年夏拜大司憲時上寢疾命世

子代理公因辭疏陳戒又上書以格物致知爲講學之目誠意正心修身爲進德之目而且請書筵兼講尤菴所選朱子奏劄蓋公平生最所用力者故進言如此拯徒李世德託以爲師伸辨擊鼓納供誣尤菴愈酷東宮命竄世德于絕島公抄宋文正文集事關尹家父子者作二冊并錄孝廟已亥獨對說話用囊封例使子亮臣賚呈批旨曰今卿陳辨可謂明白仍覽冊子先正議論本末其所以明大義忠聖祖詳悉無餘矣俄兼世子贊善轉吏曹參判時輩意申球疏出於公怨毒益甚至是迭起投匭謂囊

封即同告密賊臣明諛投疏誣詆極其憎毒宮官畿儒相繼伸辨請益盡禮召致兼成均館祭酒又拜大司憲辭公自以受恩罔極身不可進而言猶可進乃抄東賢論君德治道者爲十冊以進優批嘉獎命出示世子筵臣白某素清貧宜有周急命致食物復拜吏曹參判累辭遞景宗嗣位上疏請進講先正臣李彥迪所著九經衍義嘉納及今上冊爲儲嗣復授贊善拜憲長上疏陳輔導東宮之道且請於尚方所進素屏書古人格言以代湯盤武楹嘉納之壬寅士禍作凶徒構誣公至以戕賢毒正無

不陰主爲案請竄極邊而賊臣真儒尤力主之遂謫靈巖郡尋移關西之鐵山南北山川曩絕公斯頓已甚而強起登途病日劇猶以嚴程不可遲留催趲不已未至配所卒於定州店舍壽七十時甲辰正月二十日也前一日有白氣如虹光明燭地是日大風又拔屋歸葬龍仁文秀山先兆今上乙巳羣凶逆黜命復公官爵尋贈議政府左贊成諡文簡又躋配仁川鶴山書院卽專享靜觀公所也公配安東金氏領議政壽興女令德宜家先公八年卒用祔左禮一男三女男亮臣文科大司諫有子二人獻輔進士敏

輔出爲人後女婿金鎮岳有繼子玄澤次黃慶河縣令金東鉉嗚呼尤菴先生之學旣得朱門直字旨訣又作爲學方圖講學省察涵養踐履都管轄於一箇敬公傳授端的門路極正終身所檢身而教人者不外於法門成規又懼邪說之害正也旣爲文辨吳道一困得編又聞道一誣詆退粟二先生作詩以關之其衛道之誠如此不獨發尹家父子隱賊而已其有功於斯文世道者豈曰淺淺乎哉是以積困讒口衰暮之年流離竄逐卒死於道路韓愈氏所謂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者卽公之心也歟公

之大節既如是其餘可略也緯之冠也公辱陞階而
祝之今長德都喪世故無窮緯亦老病且死矣亮臣
在時嘗屬以文字之役未忍負亡者之意遂攬涕而
叙之系以銘曰

在昔楊墨禍烈洪水關之廓如厥有孟子是謂一治
與禹同功悠悠千載復見尤翁公則能言乃惟聖徒
外侮斯禦吾道不孤羣小攸愠積困多口一柱亭亭
山頽之後出處言議曰吾有受幼學壯行豈無其志
辭尊居卑律令卽是七邑絃歌如見莞爾石潭新亭
寶匣餘韻篋管之歎靈芝舊隱收拾詩書尋我遂初

東帛蒲輪 恩禮徒勤囊封獻忠亦有師言誠心衛
道巋然白首於卦得艮時止无咎天運艱難劫火斯
煥斬伐之厄至及山林流離顛沛遯矣西南魂招旅
店氣短儒衿黨籍光華在公奚憾彼讒人者卒歸亂
逆不待百年公議大定我作銘詩以詔無竟

觀察使鳴巖李公神道碑

昔張忠定公嘗謂吾榜中得人最多所序列德望風
裁方面之具者各當其實天下不能改其辭惟余同
年諸公往往至公卿而鳴巖李公位止全羅道觀察
使夫以公名德才望出爲世用宜不止方面之重而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九
嶽巖抹撥不克大究厥施則豈其所遇有幸不幸而然耶公爲人奇偉肅爽以充簡自持無世俗氣其言議適發勁切而不可撓是以其立朝事君進退語默蔚然有古名臣風人知其不能及也公少以進士調冰庫別檢累遷郎曹運判出爲龍宮永同二縣移判全州廉公有威剴劇綜務事無不舉 肅宗壬午春駕詣太學試諸生公中丙科有忌嫉而讒誣之者公棄官歸湖中未幾入爲司諫院正言辭不拜復由司憲府持平改正言遂上封事極論 君德朝政闕失多人所難言者且曰黨論之害其來已久然君子之

心不以孤立無朋爲貴必以合天下之人濟天下之事自任故苟其賢且忠矣惟恐其黨之不衆必以身爲其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也苟不然則清議鬱而小人用其國必亡 上嘉納之時大臣所薦用卿宰類多不叶人望皆公親故而公隨事指陳不少顧忌由是不悅於朝遂自罷去旣而累拜司諫院獻納弘文館校理公自知不能俯仰於時退居文秀山下連除吏曹佐郎兼侍講院文學南學教授不赴坐貶南平縣監居一年 上用大臣言召拜副修撰兼司書復入吏曹爲正郎兼文學校書校理獻納皆不就已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九
丑差濟州巡撫御史 上爲其力辭清要特改成均館直講以行農巖金文簡公歎其自守之堅還拜應教司諫輔德亦辭不就初有林溥者上書論辛巳逆獄以陷其時按治諸臣 上震怒命鞫之相臣崔錫鼎謀右溥其後李潛踵上凶書潛之黨金世欽權斗紀等繼之持平李公東彥以直諫積忤於時下獄死公爲執義抗疏力陳羣小構禍士類狀且辨東彥之寃於是黨人多側目劾罷之久之拜掌樂院正出拜襄陽府使尋賜暇讀書湖堂庚寅以應教還時朝著稍靖人多勸公出公不可夏擢授通政大夫水原府

使已而有全羅觀察之 命號令嚴明一道爲之肅然公少以詞翰世其家名動一世至是朝議欲以文任處之未及召還遽以疾卒于官實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二遠近聞之莫不嗟悼訃聞賻祭如例公諱海朝字子東延安人左議政文忠公廷龜之曾孫文貞公明漢之孫文肅公一相之季子連三世掌文衡爲世名家公少孤力學樂善好義平居沉默寡言語簾閣據几手書冊以終日遍遊名山水蕭然有出塵之想其盃酒談笑風流弘長掩映一座爲文章簡古有法尤長於詩有集行于世公沒後家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九
無甌石子孫幾不能自存人益服其清儉公之所存者其大如是而卒以不得於時位不能滿德豈非命耶公之配南原尹氏校理 贈領議政文烈公暹之後郡守以健女繼配坡平尹氏通德郎烜女皆有婦德事君子無違禮子男四人都事徵臣郡守崇臣泌臣度臣女三人適金時述判尹金若魯俞德中諸孫器輔珪輔縣監彝輔璿輔餘幼公初葬文秀山今上丁已改葬廣州楸峴慕老谷之原二夫人耐銘曰文忠之世世以文鳴淵雲之華 王國攸程懿哉鳴巖學則有方非直也文侯美且昌譽譽其言惟執不

撓抑邪與正清議斯矯彼婉變者以公爲齟進塗惟關我往其蹟文秀之山有泉斯濯 上思其忠恩顧日渥曰汝來思帷幄清華難進易退我義靡佗晚際彙征出殿南服廉公以威蔚有成績不大其用君子悲焉時運攸爾莫我者天螭首之碑有徵在斯文以昭之百世其垂

大司憲洪公神道碑

庚子 肅宗大王薨 嗣王有疾無嗣國勢岌業洪公啓迪素慷慨有大節嘗謂其弟啓道曰方今國無儲貳而羣下各自爲心恐他日有國家者非吾 先

王之骨肉也吾與其生而無補於時無若死而爲國
蓋有疏請建儲之意而正言李廷燼之疏已上矣公
時爲大司憲與諸宰中夜八對承 慈殿諺教於
上前冊今 上爲 王世弟賊臣柳鳳輝首進一疏
斥建儲諸臣以爲無人臣禮公同諸公請設鞫正法
後爲都承旨自代理 命下後一番人章奏交於公
車駭機叵測人人無不惴恐而公獨當熾怒決裂之
勢處之各得其當嶷然有山嶽之重朝著恃公以爲
安而羣凶切齒宦侍側目必欲先去公而後已公之
大禍實自此始君子哀之公南陽人字惠伯洪出自

麗太師殷悅代有聞人入本朝有友菊齋諱敬孫石
壁諱春卿至諱命元號海峰諱處厚號醒菴兩世俱
京畿觀察使公之高祖若曾祖也祖諱受河司憲府
掌令公以縣令諱禹圭之子出後其從父諱禹錫
贈吏曹參判進士諱受渙卽縣令公之考而於醒菴
公爲第三子也縣令公娶完山李氏監司時萬之孫
進士仲麟之女公以 肅宗庚申生參判公已歿宗
祀久無主公年十歲出爲參判公後所後母朴夫人
教誨甚嚴公或有過輒笞之公則自折枝以進之漢
受其罪辭氣益和婉又不令李夫人知之長者咸嘆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九
異之自幼聰穎絕倫及長益用力於文詞有奇氣不
逐俗尚才名藉甚壬午中進士壯元時朴世堂改朱
子四書註釋又於故相李景奭碑詆誣尤菴先生公
倡率館學多士上疏論之 肅廟取覽其所著文字
亟命投火仍削黜世堂士論快之戊子泮試公對策
居第二 上特命賜第蓋異恩也直赴同年式年殿
試隸槐院薦爲藝文館檢閱陞待教奉教間爲侍講
院說書兼說書辛卯陞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壬辰
除司諫院正言上疏論王子奴犯禁而法官畏忌不
治之罪癸巳上 尊號後持平金有慶以諂諛成風

譏斥廷臣大司諫尹世綏劾之公上疏言有慶抗論
不諱非有憂愛激切之忱能如是乎世綏挾摘語句
勒加壞亂朝廷之目縱不能自進忠言何忍構成罪
案至於此哉宜譴罷世綏以明其枉直也復上疏曰
禁掖之中有歌呼之聲聞於外庭不瑕有乖於古聖
人放鄭聲之戒乎臣未知所設者何戲奏伎者何人
殿下亦果臨視否乎自今宮婢之出入闕庭聲樂之
蕩人心志者痛加斥絕則庶可以肅內外而遠邪淫
矣 上優批嘉納且賜臯比以獎之三月選入玉堂
爲副修撰副校理兼南學教授知製 教縣令公在

盈德任所邁疾公乞暇往覲仍丁憂邑有戶賻之例而公辭不受既吉拜副修撰兼侍講院司書中學教授漢學教授時上候違豫藥院請姑勿捧章疏以優調攝校理宋成明斥以壅遏言路掌令韓以原以不憂君父之病劾成明公與同僚劄論成明託於憂憫國事圖售傾軋之計以原不諒天理人情之所同得直驅人於忘君父之科請並罷其職以副修撰爲優養乞外得秦仁未及赴而以經幄乏人復還玉堂尹拯門徒崔錫文上疏出其師辛酉擬書仍以醜詆尤菴公就其疏逐條陳辨甚痛快又以玉堂柳

鳳輝鄭栻上劄請罷權文純公職以爲觀其氣勢優一己已戕賢之黨也焚坑之慘將在目前國之危亡不啻兆現可勝痛哉請正其罪上批切責正言宋眞明劾公以恐動君上請罷職不叙卽允之是秋上始覺悟大定是非仍下特叙之命除副校理疏批有追悔語除吏曹佐郎陞正郎又拜副修撰上親題掖隸訴牒已而責政院不舉行公與同僚上劄言掖隸何等賤微狀牒何等猥瑣而殿下乃屈如天之尊親賜題旨褻君明虧國體至斯而極矣今日之弊不患掖隸之見陵惟患國法之不可

行從今以往此輩有罪無罪一付有司以示官府一體之意 上嘉納之丁酉 上將有溫泉之行公與宮僚疏請 王世子隨駕爲御史于湖南採訪民瘼條奏甚悉廟堂多所採施還拜校理又拜北評事未赴拜校理兼文學冬陞應教兼輔德修撰洪萬遇上疏論李相頤命獨對時事並詆權文純公 上命罷萬遇職公率同僚上劄請嚴加懲討 上從之萬遇遂削黜公又乞外爲楊州牧使以上官有嫌褻正言成震齡劾正大臣奏語之失被掌令金萬胄駁論公以司諫劾罷萬胄職戊戌用 端懿嬪魂宮都廳勞

進通政階直拜司諫院大司諫旋自罷免叙拜禮曹參議己亥爲慶尚道觀察使坐庠官時微青罷叙拜成均館大司成屢典課試鑑識孔明自是再爲副提學大司成刑曹參議三爲承旨四爲吏曹參議一爲戶曹參議間除伊川府使又被畱不出外差承文院副提調庚子 景廟新即位趙重遇者受凶孽峻囑疏請加張氏位號公以承旨方移疾聞卽詣院手草陳啓曰重遇疏以母以子貴爲言而敢曰 先大王陟降之靈必不拂於今日之舉又敢曰 先大王微意存於其間此豈今日臣子所敢發口者哉伏惟

先朝處分不啻嚴截頃年以御史書爵號特加譴罰
且以咸一海上書中書其爵號有絕痛之 教 聖
意所在昭如日星今於 仙寢未冷之日已有此陰
邪輩嘗試之計矯誣 先旨無所忌憚若不痛懲則
恐有歉於遵先之孝矣請加重究 上從之重遇乃
遠配後竟杖斃八月擢拜江華府留守辛丑夏入爲
司憲府大司憲差實錄廳備邊司堂上遞拜大司成
兼同知義禁府事復拜大司憲公慨然以正風俗振
綱紀爲已任數坐府按事風聞逮治無不如法都下
震肅姦猾屏息同三司請討鳳輝或求對或伏閤日

再三啓皆公手草言甚激切仍論趙泰考護逆之罪
請先削黜以 長寧殿改建勞進嘉義拜都承旨製
進 王世弟嬪竹冊文十月執義趙聖復上疏請令
世弟參聽講確於裁決之間是夜 下教使 世弟
聽政入直承旨玉堂先入對請還收左參贊崔錫恒
先至請對遂中寢大臣諸臣追至闕下聞已還寢皆
退去戶曹參判趙泰億又趨明入對請罪當日三司
及諸大臣公備陳其事狀辨斥甚嚴泰億始退俄而
復 命依前教舉行大小諸臣亟求入對而不能得
遂庭籲累日而 天聽逾漠然韓世良朴泰恒等相

繼投疏捏誣諸臣公啓曰 備忘之下在於漢更大
臣諸臣驚惶奔走將欲請對錫恆不待齊會徑先入
侍及 成命反汗之後無所事於入侍遂皆相率而
退今乃勒歸諸臣於袖手傍觀之科必欲因此盡逐
誠可痛駭而世良之疏則天無二日地無二王陰移
天位國人疑惑等說看來毛骨俱竦爲人臣子何敢
以此等語萌於心發諸口哉此兩疏不可循例捧入
仰請 睿裁 上無發落公再啓曰世良等罪惡實
王法所難貸神人所共憤 殿下於鳳輝尙斬肆市
之戮賊臣之增氣未必不由於此而若不亟降嚴鞫

之 命快正王法則竊恐倫彝斃絕國家之亡迫在
呼吸俄以世良疏捧入罷公職院僚請繳還而仍之
公以此時不可言小嫌仍就職又因權珪疏啓曰珪
疏謂皇天 祖宗必欲亂亡我國家耶何爲而有此
舉也設令 春宮黽勉承 命國家何至於亂亡耶
其爲悖逆莫甚於此請設鞫嚴問不從以親養復爲
楊州牧使時議難其出因事以褫之十一月拜副提
學以李堦疏中語多熒惑上疏論之略曰 殿下聖
度睿量海嶽崇深有非羣下所敢妄揣而嘗試之言
猶且日進而未已者何哉錫恆之請對也門鑰并下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九
則人輒以爲 聖意有在庭額諸臣日請入對而終
不許入秦考之赴闕引見徑下則人輒以爲 上心
有待大臣請對輒有書入之 教則人輒以爲情志
不孚君臣之間日以否隔噫嘻此何景色也自 上
誠有以畢燭忠佞之分母爲欺眩誣捏之言所撓則
實國家之幸也先是 別諭下秦考公以臺啓方張
稟而寢之秦考又自宣仁門潛入求對却之而不爲
稟都承旨李正臣上疏論其時事持公甚急公以疏
痛辨之褫拜工曹參判十二月移兵曹參判俄而一
鏡等七賊之疏入若上變然一夜之間朝著斥逐殆

盡首以公再三陳疏窺于淺溪柎棘于黑山島公被
命卽行無幾微見色朴夫人與李夫人俱年高在堂
公爲之慰解備至有一子生纔周歲不顧而去曰此
時 東宮恐難保全何暇念我私也時羣凶挾奧援
益逞凶圖 王世弟至欲出閣辭位 慈殿下諍教
明言宦妾交亂之罪羣凶白請直誅尙儉等以滅其
口壬寅三月 王世弟冊封報至虎龍變書又在其
翌日誣獄大起意在陷害 儲宮故家世族鮮有免
者獨於公仇嫉最甚而卒無以禍之公姓名適出於
趙松之招蓋松方以銀貨偷竊被鞫以公御史時以

臨者先生集卷二十九
波市坪事謂渠可殺而凶徒捏合糴換歸之於目下
事以濟其必殺之心權益寬始陳疏趙鎮禧繼發啓
公遂被逮島民至聚哭而送之及置對以沮遏備
旨阻搪大臣添於問目中掌令韓在垣疏請直正王
法錫恆白請酌處而承旨李明彥等尼之屢被拷掠
竟以十月二十日卒於獄中是日卽公之初度也嗚
呼天下之冤無大於莫須有三字而此則殆有甚焉
方是獄之起也國人以公及吾仲父歸樂公生死謂
可判其虛實而終則俱不能出獄門於是尤決知爲
誣獄云十一月權窆于積城先壠之側今上乙巳

幽枉畢伸 命復公官而賜祭又因大臣言 贈吏
曹判書後 上於筵中教曰冤死人中某尤慘酷矣
仍 命給朴夫人月廩錄用子孫又官其弟公長身
玉立風度凝遠和而不流介而不激聲色貨利廓然
不畱情孝友出於天性奉侍兩慈於一室之內家世
清貧朝夕之供或不能繼而甘旨則未嘗闕也與弟
啓道相愛甚至輒共臥起以至尋常服用無不與之
同談論之間意見或不合啓道氣高不能下則公必
屈而從之曰然矣然矣又不許其異居焉於內外宗
黨曲有恩義雖鄉曲疎逖必呼之以輩行待之以誠

隱者先生集卷二十九
欵以是歸者益衆而應之益無倦色平居峭然若不
可犯而與人言則洞開心腑傾倒無餘正色立朝力
持風裁遇事論列不計利害如水臨壑當下便下視
世之依違趨避者若將浼焉辛丑秋冬之間見時事
罔極憂傷之意溢於色辭或淡夜彷徨不寐或悄然
獨坐哦詩人莫測其意客有勸公退者曰大厦將傾
非一木之可支公胡不去公不答顧其弟曰客言何
如曰兄之去若在朝家無事之日可在今日則不可
安則進而食君之祿危則退而自保其身焉有是哉
公曰爾言是也仇敵滄世明知刀鋸鼎鑊之在前而

視之若無者惟一於義理而已又勉國舅以保護
儲嗣蓋亦人所難言也嘗憇汾津村舍顧謂傍人曰
卽此亦足以容我膝矣因仰屋歔歔不已雖以身許
國而意未嘗不在於退也公少喜讀莊馬老而好看
朱子書玩繹不輟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公凡再娶
元配青松沈氏監役壽堅女無育後夫人星州李氏
忠肅公尙吉之後縣監世玉女柔嘉有柵則禍故以
後卽歸鄉廬窮約益甚而養老奉先一如公在時辛
亥終享年五十二有一男二女男疇海女長適申晦
文科次適黃仁儉而夭疇海二男皆幼余與公生而

同年從幼時以小字相識長而同研又後先登朝而
隱顯殊塗公蓋羨余之早退家人有傳道其語者余
則苟免於禍閱歷百變於世支離每念臣子無愛身
自佚之理尤悔徒積昔也公羨我而今則我慙公矣
疇海來請大碑之文攬涕而爲之叙系以銘銘曰
噫公在朝一鶚橫秋彼觀於外文彩風流屬歲辛壬
天運艱難強此艱彼一心如丹大水無津砥柱孤峙
破屋禦寇寇來無止口瘖尾譙其鳴不已願爲一死
先王骨肉酷禍攸始豫建之策黑海當前有呱莫恤
劫火燒原麟鳳亦罹北寺之冤今古同悲羣小相賀

善類顛天桎梏正命又何疑焉荒原化碧烈氣成虹
故人作詩以詔無窮

參判尹公神道碑

往在壬寅羣凶執命欲盡除先朝大臣宿將而後
乃爲其所欲爲尹公愨在武將中最有威望以是及
焉當是時誣獄大起其爲公罪案者惟兩囚假設之
言而已於公何干然終持之而不肯舍三年牢獄遂
至於死嗚呼天下之冤莫大於莫須有三字至今有
血氣者莫不扼腕而切齒今公之死何以異於是哉
公字汝誠其先坡平人至高麗侍中敦出鎮咸安子

孫仍籍焉我 朝判奉常寺事起畎 贈領議政咸
安府院君生遘兵曹參判後四世而有參議顛生諱
又進 贈司僕寺正生諱榔宣傳官 贈左承旨生
諱翊商進士 贈大司憲是爲公考大憲公本生父
曰天賚以武略顯官知中樞府事公本將家子而大
憲公當尤菴先生南竄時與諸生上章訟冤公之兄
愿罹己巳黨禍遠配公亦於是時廢舉其源委如此
公己卯武科始除武兼轉宣傳官 肅廟嘗閱武上
苑見公風儀秀美目之曰彼髯者誰也兼備邊司郎
廳李相國世白器重之事多咨決壬午超授都摠府

都事陞經歷爲草溪郡守嶺人頑蠢父子相爾汝公
爲文以諭之又於兄弟之爭訟者至誠開曉民俗浸
變旣而廟堂舉不次擢用者以公爲首拜全州營將
入爲禁軍將復出爲吉州牧使城津鎮處州下例兼
防禦使而地望下於牧使動被侮慢積不相能公至
則折節下之以存體統北人傳誦之丁亥拜忠清水
使尋移全羅兵使庚寅海防有警搜訪人才李相國
頤命及吾仲父歸樂公舉公有計慮翼年授禁衛中
軍亦李相所辟也遂陞嘉善未幾除南兵使壬辰虜
使至改定白頭山境界朝廷使公往視公躬涉險阻

得山川形勝甚詳作圖以進 上亟稱之冬移平安
兵使秩滿還朝間爲訓局別將御營中軍禁軍別將
兼副摠管乙未由京畿水使爲統制使知樞公嘗莅
是職大治城壘久而毀夷至公又煥然一新之公沉
淡簡重寬猛相濟長於剴決密於綜理雖能於吏事
者自謂不及居官清慎節用省費倉庾溢於始至尤
以革弊蘇殘爲務雖事關朝令不能自由者亦必委
曲方便以究實惠故所至大得軍民心戊戌授摠戎
使賞罰嚴明軍中肅然兼捕盜大將尋拜漢城府左
尹先是公以禁軍別將直禁中 上賜對歎曰予眼

病如此未見卿面可恨也其見遇如此移刑曹參判
景廟初卽位有趙重遇者投疏請復張氏位號因臺
言當鞫公遇服在家或勸其不赴則毅然曰怵禍避
事吾不敢也遷本兵時崔錫恆爲長官以其私人泰
徵擬閩帥公執不可曰此人不可用後泰徵果以逆
誅兼訓鍊院都正 經筵特進官辛丑褫拜左尹兼
備邊司提調及冬時事一變公竄三和無何被逮諸
子在傍啼呼公徐曰止上天昭昭吾何憂哉旣自辨
移配濟州中途復見逮羅織萬端顧無足以成其罪
者酌處者凡七而輒復沮捺桁楊酷烈了無怖色見

者壯之卒以甲辰正月十日瘐死年六十手寫遺書
戒諸子字畫如平時方公在獄市井小民多以餽粥
饋公諸子自云曾理冤於公者今 上卽位首誅鏡
賊翼年春盡復冤死諸臣爵秩仍 教曰尹某事至
冤又與佗武臣自別特贈兵曹判書錄其子孫及丁
未凶黨復用事收其 贈典辛酉秋復還之公內行
甚篤善事繼母友於兄弟厚於親黨教子弟以謙慎
平居泊然無嗜好不近聲色不事干謁每日夙興整
冠束帶接賓客應簿書未嘗少逸暇則喜看書籍而
於禮書最熟几案箱篋置之有常處不令有橫縹曰

見其不正吾心不安天質之美如此是以見公者心
平氣閒常若有雅歌投壺意思然而於是非淑慝之
分則如一劍兩段雖死生禍福決於目下而確然無
所撓奪其爲凶黨之所畏嫉蓋亦由此云公娶完山
李氏兵使行成之女仁厚有婦德早卒再娶光州金
氏進士命賚之女禍起不出房闈三年不易衣夜則
露立禱天及喪日夜悲號毀極而疾所居簷外巢鷺
生子皆白後公一歲卒事聞 旌其節行公始藁葬
於公州乙巳九月遷於本州漢陽洞負午之原二夫
人并祔李夫人一男禹鼎參奉金夫人二男一女啓

鼎昌鼎進士壻士人申暉禹鼎子光淵女適士人李
頤炳申壻子光胄其餘諸房男女皆幼銘曰
聖考在宥輦鼓興思公侍武帳踰踰有儀 王曰誰
與彼美而德嘻予有臣干城之姿剛力四方靡適不
宜厥績既茂中外攸毗入典禁旅一近丹墀 天顏
非昔 天語紱欵臣拜稽首有淚橫頤夏卿之貳祈
父之埤曷不盡瘁以答殊知天崩地坼劫火四馳北
寺之冤今古同悲我欲籲天莽蕩何之惟有一心之
死靡緇歸拜 先王庶無愧辭錦水湯湯公名昭垂
有來千億視此銘詩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目錄

神道碑

右參贊權公楷神道碑

南溪君洪公璠神道碑

知敦寧李公微神道碑

畱守趙公榮神道碑

節度使 贈贊成李公鳳神道碑

營將 贈判書南公延神道碑

左尹吳公重神道碑

碑



萬東廟碑

考巖書院廟庭碑

俞摠管先生應孚遺墟碑

三印臺碑

洪將軍季男故壘碑

觀察使金公弘郁神道碑後記

金朔州成一兄弟復讎碑

閔氏先山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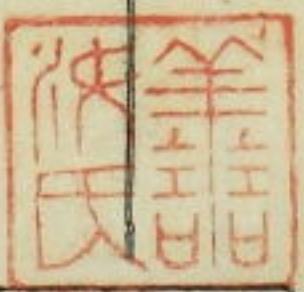
淑人昌原黃氏神位碑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

神道碑四

右參贊權公神道碑

肅宗戊子春絳以御史行關西州軍至于江界時安東權公愾為都護府使府東至故廢郡且千餘里威令大行民人輯和聽於其謠曰省徭薄稅惟我侯之惠遂具奏治行第一於是相國李公畬金公昌集迭推轂公移拜義州府尹明年春陞嘉善又明年拜本道兵馬節度使未至改觀察使關西地邊胡民夷潛通往往生釁公在界府奏令沿江民戶團束相統無



降者先集卷二十一
敢散處有犯禁者則盛軍容出巡捕其黨徇于江邊
虜皆讐服義州時奏修故將林慶業山城聽民市胡
馬日習騎射及爲觀察使令諸將士各陳守邊之策
會有海寇警公請築平壤外城及安州城役興未竟
以賊臣柳鳳輝言罷還民閉城門使不得行不能則
相率立碑以思之徧於一路云旣歸連拜黃海江原
咸鏡慶尙四道觀察使皆不行間爲忠清觀察使江
華畱守遇饑歲善調賑其爲保障亦皆經遠之圖也
公器度沉毅識慮周通自少畱心經學而長於時務
是以臨政處事卓絕於人槩如此公字敬仲高麗太

師幸之後國朝門下贊成事近之幾世孫公以司憲
府執義諱讓之支子爲從祖叔父 贈判書諱覲之
子癸亥進士丁卯壯元及第成均館典籍禮兵二曹
郎司憲府監察持平掌令執義司諫院正言獻納侍
講院輔德宗簿司僕寺掌樂院正外則公洪道都事
咸平縣監淳昌郡守而自關西歸歷兵刑工戶曹參
判司諫院大司諫漢城府左尹右尹同知義禁府事
備邊司提調多辭不就公歷敷內外家業不長尺寸
嘗以副价入虜中輒取心經近思錄以自隨在館得
方正學文集抄寫其要語而歸蓋不欲以一物累行

橐也及還上疏論虜情請先事備禦以壯邊圉己亥擢漢城判尹移判刑曹用 肅宗山陵勞進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與修實錄 景宗卽位羣凶用事陰結宦妾謀危 世弟及尙儉事發凶徒徑誅之以滅其口公在鄉上疏請窮治其餘黨以安 宗社今上初再入朝連請嚴懲討辨 聖誣不省遂決意退歸除工曹判書議政府右參贊不起戊申之難公自以老病遣子瑢賫疏入都用申奔問之義家人勸以避兵則輒引江萬里事以自勵憂憤成疾乃以庚戌七月一日卒于韓山之霽月齋壽七十八訃聞罷朝

賻弔如例初執義公有恬退節 肅廟特贈承政院都承旨以褒之公兄弟四人一時立揚雖隱顯殊塗而大抵皆難進易退不忝其先然公則所存有大焉公少與同志之士相勉以問學講成約憲尤菴先生命之曰相觀會中歲又作養蒙齋蔚然有湖學規模後進成就者衆又倣朱子社倉法以惠宗族蓋公用工於朴實頭爲多而人鮮能知者在春坊時採靜菴栗谷二先生章奏中切於君德時政者凡十八條參以己意作冊子以進 上嘉獎畱中讀此可以見公才學之兼備矣至如晚年所處義甚正其言曰人有

附者先生集卷三十一
父兄爲人所誣子弟宜不敢仕今君誣未伸而其
可復立於朝乎嗚呼斯可以愧忘義苟祿者之顏矣
甲子賜諡曰貞翼公始葬林川後移韓山驛村負壬
之原夫人海州崔氏其考判決事渲資性和儉媿德
無違先公十八年卒子女各三人瑛同知中樞府事
瑛縣監皆蔭仕瑚進士蚤死壻曰主簿朴弼朝士人
李濟金彥謙瑛無嗣取瑚之子拱子之有四婿校理
李台重修撰韓億增士人尹得師愈執中瑛出爲從
父後繼子捷二女歸李薯業李衡重瑚二女婿金相
甲黃盛祚也朴師健李命億命禎命祿命赫命岳及

女爲縣監閔樂洙妻者皆外孫而金婿之瑁進士任
師周李度臣沈罐其繼子悌行緯於公有累世之好
又忝同方中之役瑛來乞銘不能辭銘曰
權氏於古世有載烈太師贊章啓慶益絕嶷嶷維公
王國之翰際我天明鴻漸于干侍從之華樞密之近
清德令望數登秩峻遙遙沮江其去也思羯夷載柔
桑穀猗猗憂淡慮遠三朝一个其憂維何君誣
黜昧公在于朝有言諤諤邱園棲遲我生靡樂蓋士
之常慕顧以行得喪利害其中不明公惟秉義不易
其貞斯焉取斯於古有經雖身之屯其道則亨旣忠

降者先生集卷三十
以孝家國之光幽宮萬千故僚爲辭公實不朽祇以
志悲

南溪君洪公神道碑

肅宗乙酉洪公璠由承旨擢爲京畿水軍節度使鎮
喬桐喬處海中扼南北舟師之路舊用武臣爲之帥
至公拜農巖金文簡公曰某之文學言議宜在朝廷
用之於彼非其所宜蓋惜之也公狀貌宏偉識慮沉
遠又善牧御所至有治績故廟議方待以將才居一
年罷歸仍以眼病自廢不克大用公字玉汝南陽人
聰明絕人七歲通算法好讀書尤淡於朱子綱目自

古今治亂人物出處以至山川險要華夷盛衰之迹
如指諸掌爲諸公長者所賞乙卯進士實與吾先人
同年後三十年見余於銀臺爲誦先人科詩無一字
錯其強記如此始爲 永禧殿參奉司饗院奉事癸
亥登第以資窮拜禮兵曹佐郎司憲府持平甲戌改
紀以掌令上疏訟其師清城金公寃又言睦來善當
己已廢 后時有不恭不敬之語不宜以其年老而
貸其死儒生姜敏著疏論南九萬營救希載之罪
上遽命停舉公又極言其失忤 旨坐罷公外和內
嚴平居杜門自守若無能者然其於名義所關直言

正議勇不顧前後由是沉滯低徊散地丙子 世子
吉禮以相禮陞通政於外爲金化縣令楊州牧使靈
光郡守甲山府使在金化時有劇賊盤據數郡吏不
能制公設機捕其魁以散其餘甲則斥補也其地去
京師遠公又病人或勸以毋往公謝之言者請畱不
能得邑有蓼禁公在官有疾而不服日與吏士射
以習武備壬午夏爲義州府尹州邊於胡官長畏虜
知不修軍政公至則團束部伍教以戰陣之法皆精
勇可用捕斬小通事之以罪亡者以徇虜人懼服其
使者入境相戒無得犯公令遷忠清觀察使爲不悅

者所論遞改兵禮曹參議自喬桐還襲封南溪君汾
厓申尚書最於公少時見而奇之曰汝必晚享勳府
矣果驗連除漢城府右尹戶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
其爲伊川府使則爲優調養也壬辰拜江原觀察使
大臣以病白遞時 上有眼疾是後屢問醫官以洪
某之病近如何公屏居江上不復仕進乃以甲午六
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一公性至孝老大猶左右
服勤雖衆子女滿前不令代也凡有俸賜輒陳於前
惟親意所欲而分與之又常聚內外親黨於家以悅
其心及官高祿厚取貧族而畜之以至嫁娶成家者

降者先生集卷三十
十數人蓋有范文正吳中遺意見人窮厄亦盡力救之以故族黨哭公如哭其親他人加麻者亦衆曾祖振道用靖社功判中樞府事始封南陽君祖曰溥平市令 贈左承旨考曰聖元僉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參判益城君妣密陽朴氏端肅有婦德兼通經史公常言吾所成立多資內教云公之夫人李氏府使四翼之女先公十六年卒與公合葬于清州鉢山之原男長麟祚進士次鳳祚參議次龜祚進士有文學公之喪以毀死次龍祚觀察使庶女四人孫男樗樸梓櫟楸楹銘曰

洪始錫封南陽之勳南陽之孫於是有聞推而大之其人偉然文擾武剋用則不偏臺端進言以直師冤誅奸樹義國賊不原出入其勤邊州劇郡民夷帖伏威惠遠近海鉞之擢識者猶嘆豈曰內外我義隨殫周旋屈伸一心夷難云胡一疾未究厥施 上念其舊屢形嗟咨公治在人公績在吏我銘無愧永詔來禩

知敦寧李公神道碑

肅宗甲戌 仁顯王后復位兵判徐文重以張見廢請更議大臣而處之會敦寧府欲上疏諸宰咸唯唯

李公徵夏時布衣於文重爲親黨聞而大駭往見之力言其不可而終不聽果以此得罪名義及被臺論始乃愧謝君子謂公見識高於人數等矣公於是歲筮仕由內侍教官遷掌樂院主簿是後歷義禁府都事平市署令 世子衛率司僕寺判官宣惠郎復入樂院爲僉正釐正樂譜提舉章奏其績公讓而不居外則延安密陽淮陽茂朱四府清公黃三州牧而於黃則曾爲通判擇邑子之秀親授以小學家禮諸書數年間儒教浸興及再至值歲大歉單心賑賑民饑而不死方伯褒聞陞通政敦寧府都正曹司衛將其

陸嘉善及資憲皆以寶篆書寫而嘉義則以子德孚侍從推 恩也連除同知敦寧知敦寧府事以丁未九月十七日卒壽七十三後以子德載原從勳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嘗曰居官要譽甚於貪墨善事得官無異盜賊且書威生廉政成勤六字於壁以自警公之治績實本於是每遞歸之夕家人假貸以給或疑其矯情則笑曰百口待我而哺者數十年矣 國恩如此敢圖贏餘以爲遺後計哉蓋公爲政以愛民爲主而原其本則孝弟也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母夫人

陸者先生集卷三十
善疾左右扶將藥餌飲食必手自調進十數年如一日比疾革血指灌口居喪三年不食蔬果兄參判公性嚴急有時誚責甚厲而默然淡受事過乃從容開陳參判公亦悔之及參判公喪哀哭目爲之腫送終諸節必誠必慎不一委於人事邱嫂盡禮嫂謂其子曰爾曹事我亦不如也外先之墓樵牧不禁幾百年公愍其無嗣改其封而樹之碣其篤於先可知爲邑時自祧廟以至諸兄弟子姪必遍致助祭之需恩意周洽無有遠邇內行之備如此公字季祥全義人高麗太師棹之後入國朝多名人而至清江諱濟臣尤

著於公爲五世祖考諱萬雄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
穆陵駙馬徐公景霄其外祖也公凡再娶鄭氏松江相國之曾孫普衍女尹氏之考日均梧陰之曾孫男德孚承旨德載持平皆文科與二女適 贈持平洪泰猷府使尹鳳韶者鄭出德顯蔭補判官孫曰元培益培得培外孫之顯者曰應教尹心衡正言洪益三餘不盡記公爲人和厚處事精詳尤善於辭令與人交情義曲盡不設畦畛以是無老少賢愚無不得其歡於禮學甚精玄石朴公嘗字公曰禮家儀章度數甚繁絮吾因某而覺悟者多又溪得篆籀心法論者

陶庵先生集卷三十一
謂近世罕倫少解醫術而於天文亦往往奇中然退
然若不知者常曰儉而致福奢能挺災此理毫髮無
差人以爲有識之言淡病黨習平居口不言論議而
至於是非大頭腦處涇渭甚明守之又敦確往往見
於言行者自不能掩也承旨在時屬絳以大碑之文
義不能辭遂爲之銘銘曰

古聞循良於公乃觀愷悌慈祥精敏平寬十郡之治
吏民俱安誠心惻怛赤憎違干緣飾儒術此爲最難
低回蔭路未足爲歎晚致卿秩亦由筆翰才藝雖多
自視等閒灼見倫義足羞彼顏我最其大昭示不刊

畱守趙公神道碑

今上戊申春逆亂大興中外震盪趙公榮福以原
任畱守屏于忠州之連原卽日從間道奔問叙拜漢
城府右尹亂稍已將陳情告歸得疾以四月二十三
日卒上甚驚悼已而家人得其半藁其略曰上天
仁愛殿下出此凶變以警懼之傾否回泰惟今日
改絃易轍亦惟今日苟以憂虞已定而少弛自強之
策國之亡可立而待也朱子言中原之戎虜易逐而
一心之私意難制蓋人主一心卽天下萬事之本而
所謂私意又非特好貨好色凡諸拂人心背天理者

降者先生集卷三十一
無非私意之發也私意淨盡則正朝廷正百官正萬
民無有難者至如簡賢以授職節用以裕國布德惠
以安民生振紀綱以尊國勢特節目間事願 殿下
必思所以大振作大警動以安三百年 宗社焉若
公者豈所謂嘉遯貞吉進退不忘其君者歟公字錫
五咸安人上祖曰新羅元尹鼎其後諱旅 端宗內
禪時隱遯不出士大夫高其節累傳至同樞諱逢源
以長德稱楷郡守 贈參判是爲公考妣晉州姜氏
參奉游女以崇禎壬子生幼穎悟伯父校理公常撫
頂曰長必大吾門汾厓申公最嘗拜同樞公於郊居

見公而奇之抱車中以歸年十五發解自後戰藝屢
居上游聲譽藉甚又往遊農巖金先生之門乙酉生
員戊子除典設司別檢移義禁府都事例陞典牲署
主簿遷戶曹佐郎除金川郡守不悅者以驟陞論遞
爲司僕寺判官尋爲信川不赴甲午由醴泉郡守擢
增廣及第翼年以司憲府持平 召疏論民瘼時弊
多蒙採施秋又拜持平王子延齡君方出閣治第侈
靡公上疏引漢文露臺事陳戒 上始嘉納而違豫
中有激惱之 教藥院請勿捧臺章公不自安引罷
叙拜弼善出爲寧海府使勸課文武捐廩蠲役一境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一
大悅以掌令 召還尹宣舉文集中有譏誣 孝廟
語朝廷 命毀其板其黨目謂士禍脅持廷臣公上
疏痛斥仍言其黨之稱宣舉先正極為僭猥宜加禁
斷 上批獎以明快拜正言丁酉以獻納爲御史于
湖南還拜司僕寺正尋擢東萊府使府管接待狡倭
公一以謹條約尊國體爲務朝廷將遣信使倭人請
先送二譯講定節目公執舊式力爭而廟堂竟許之
倭又要書契公馳狀極言其不可 上是其言及公
遞倭無所畏憚盡如所欲而歸識者爲之慨恨由兵
曹參知移承政院承旨時 景廟代理公八對最多

隨事覆奏輒 賜允可或問公曰 東宮於公言無
不從然否公歎曰萬一奸臣居其間將有不可言之
憂後果然爲兵議承旨者屢又爲刑曹參議充副价
之燕還又拜承旨出爲忠清監司遞拜工曹參議大
司諫遞還承旨辛丑建儲時公入侍力贊大計十二
月逆鏡締結宦寺投進凶疏公與同僚陳啓請痛斥
以折奸萌二更並罷諸承旨時事一變公亦遭削黜
退居禮山尋被凶黨誣捏謫善山旋移永春絕峽生
理頓絕而公嘯詠自適未嘗有幾微見色今 上乙
巳盡釋放逐諸臣公除工曹參議承旨兵曹參知嶺

南大饑缺方伯大臣以公有政事才方在罷請叙以授之公簡騶出巡問其疾苦殫心調賑民無捐瘠一道立石頌其惠延日浦民得三死鯨彰義宮差欲奪其利訐訴內司有監稅官色吏嚴訊定配之 命公以疏諫曰古人投珠於谷抵璧於山臣恐遐方小民必謂 殿下爲鯨眼有此處分也 上命剖去鯨眼又於筵中屢示未安意公力辭遞入爲僉樞刑曹參議 坤殿冊禮公以禮房承旨陞嘉善拜戶曹參判都摠府副摠管同知義禁丁未除都承旨金祖澤疏斥大臣 特命削黜公繳爭之既又筵奏疏請眷眷

以 君德爲言嘗再應製入選賜織毛馬裝及鹿皮至是又 命次大報壇詩公入對陳戒曰方今財力蕩竭百姓困弊恐非閒漫吟詠之時拜松都畱守松民多負債於燕京虜有嘖言朝廷方欲窮治而多假名難覈實公未赴任悉查得其人人皆驚異七月上忽有大處分朝廷一空鏡虎餘黨復充斥而上教以蕩平爲名公上疏極論曰爲人君者用人處事之際分別邪正審察義理祛一己之偏私存天下之至公則民心惟正朋比自消而 殿下則不然雷霆震於斯須而舉措顛倒忠邪變於一朝而扶抑太偏

聖人所云蕩蕩平平王道正直者恐不當若是也仍
陳必可去之義曰 三朝耆舊之臣皆被斥罷昔年
黨籍諸人無或免焉臣之進退榮辱義無獨殊 上
責以眩亂處分還給其疏公又懇辭至四終則以爲
臣之本職例兼籌司而今之所謂大臣卽向日公議
之合啓討罪者也臣之意見與請討諸臣本無異同
今何可與之同朝耶 上下教曰趙某不欲就議廟
堂是無朝廷也無朝廷而有嚴君父之心乎遂命削
黜松民老幼攀轅使不得行公曰吾被譴而去非爾
輩所可挽也遂買屋於連原以爲終老之計居數月

聞變奔赴竟未得如其志公葬於陽智鳳林山向甲
之原元配呂夫人祔夫人之考曰副正必寬咸陽人
舉一男一女男重行早死婿郡守洪銓輔繼配延日
鄭氏圍隱之後參奉纘憲之女三男一女男重晦文
科正言方坐直言譴斥次有俊才次重賚女適進
士李最中側出曰重岱女爲府使安世泰妾公長不
滿中人而精敏敦重篤於事親勤於奉先墓道之役
靡有餘憾又爲祧位設祭田友愛溪至而於寡姊弱
弟尤曲盡其誠周恤疎戚有范文正遺意嘗在嶺臬
大集同姓之在道內者設宴以娛之雅以才猷聞登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一
第之日人謂得一判度支長於吏事綜理微密黠吏不敢欺隱視國事如理家律已簡儉取予不妄爲治主於愛民而於吏亦不輕加威罰惟犯奸則不貸也是以內外莅官常有去後思平日持論不激不隨惟以扶護善類補拾君德爲心而一切名塗進取泊然不以爲意嘗曰吾晚占科名叨歷亦已踰分更復何求取疏廣語名其堂曰二知以見其志焉如公材具足以需世而遭罹世故竄逐流離卒不能大展所蘊知公者蓋莫不惜之余自少從公游往歲公過余郊居屬重晦受學今重晦來請大碑之文義不忍辭

系之以銘銘曰

公於弱齡文譽已聞誰謂吐氣于後生羣當世論才合治賦云時運平陂寵辱攸關起自謫籍遂躋卿班忠邪互變涇渭莫分公有蘭性不失芳芬義不後君病則隨身丹心不死半橐篋塵我讀其言憂愛勲勲况其去就明白可觀迺最厥美永示不刊

節度使 贈贊成李公神道碑

肅宗壬午三月 上拜文廟設科取文武士於文得李海朝子東卽三世文衡之家於武得李公鳳祥故名將忠武公舜臣之後世皆以克紹先烈期之子東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一
文學言議爲士流重中途天闕公議嗟惜李公早陟
戎壇而時丁險難執正不貳卒之遇亂立懂在國爲
忠臣在家爲肖孫升沉脩短固亦有幸不幸存焉然
如二公者豈易得哉昔張忠定公詠自謂吾榜中得
人最盛如緯無似亦與有榮矣公字儀叔德水人考
諱弘著尙州營將 贈戶曹參判祖諱光胤 顯陵
參奉 贈大司憲曾祖諱之白 順陵參奉高祖諱
蒼任實縣監皆 贈左承旨是爲忠武公子若孫也
公以 崇禎後丙辰四月二十二日生長身美鬚髯
目光如電聲音洪暢自擢第位望輒居人先卽除宣

傳官兼備邊司釐正廳郎尋被不次薦轉訓練院主
簿都摠府都事經歷出爲朔州府使由訓練正擢內
禁將復出金海府使移全羅左水使遞拜兼內乘復
爲宣傳官羽林將再入銀臺爲同副承旨復出爲寧
邊府使時歲歉公悉發畱穀四萬石以賑之曰寧以
擅糶得罪不忍令吾民饑而死也甲午南兵使丙申
宣傳官丁酉陞三道統禦使遞授禁軍別將除春川
府使訓局以亞將請畱庚子楊州牧使御局復請畱
監司以劇邑蘇弊非某莫可 上可其奏俄移忠清
兵使楊民奔訴乞畱不能得辛丑十月入爲左捕盜

大將訓練都正時鏡黨將闖入人情危懼而李森方爲捕將心迹陰祕吾仲父歸樂公在本兵特出森以公代之公之積忤凶徒自此始壬寅出爲統制使冬辭遞時舊將殲盡而公方以宿望處散還捕將都正之職甲辰授摠戎使漢城左尹公黽勉供職日悒悒不樂杜門淡居非公幹不出常以忠武公遺訓用則效死於國不用則耕於野足矣十四字揭諸楣額朝夕諷誦公之志操已可見矣乙巳春刑曹參判兼察訓局禁衛及左右捕盜廳事仍授訓練大將兼都正時朝論方請悉誅黨鏡諸賊公曰武臣雖不可爲黨

伐之論而此則實係忠逆之分義不可不明也賓廳會議庭請請對未嘗不赴閔相國鎮遠請以 大行王違豫之實添入於 教文中以昭示羣凶欺誣之狀公因下詢力陳其言之必可從五月遭臺彈遞未幾復授御營大將知訓練院事爲同義禁者再嘗以特進官入侍逆賊思晟援據中朝例請以罪竄之輩悉補邊地守令公疑其有異志力沮之丁未夏復以臺彈遞公內守甚確而外似寬緩時當危疑不欲爲矯激賈禍之事不知者疑其苟容諂言噂沓靡所不有或謂之附麗陰巧心事不明或謂之濫用軍需潛

賻逆輝必欲擠陷而後已相臣白請查明竟無事實
上每加慰諭曰忠臣之孫爲人質慙予已知之雖暫
許遞免以伸廉義而旋復還授七月鏡黨復入朝廷
一變公上疏自劾乞與被黜諸臣同罪累違 嚴命
特旨斥補忠清兵使公謂李光佐趙泰億曾以爲逆
而請討者今又還據於鼎席吾何忍以大臣見待乎
遂不肯辭光佐訐訴公下吏以實納供 特命帶職
放送始之疑謗者還愧謝公以時象憂虞中外釋騷
陸辭之日請嚴申列邑繕修軍務 上命便宜從事
到營以後先敕五營另設要路譏訶且請抽柱巡點

而備局或格而不奏或斥以妄率至設騷屑傳播之
禁公歎曰前後所奏動被拘掣使不得搖手動足雖
有智者末如之何及聞都門挂書之變曰吾恐禍亂
之作不在外而在內也時羣凶竊柄作勢內外糾結
如詹及思孝爲兩湖益寬爲北關思晟爲西關特其
現發者當是時也宿將處重藩者獨公一人是以諸
賊之招皆云清州兵使必先除去則餘無可畏三月
十五日先陷清州逆賊德溥以公偏裨受賊厚啗開
城引路夜四鼓直逼寢堂公驚起拔劍與賊相薄而
一手已折傷矣賊遂且格且縛脅使速降曰十三日

已陷京城若發兵從我則富貴與共之公奮罵曰我本忠義家豈從汝逆豎反耶逆賊逆賊速殺我速殺我大呼如是者三臨命猶罵不絕口裨將洪霖聞亂入救劔擊傷數賊賊縛至南墻下殺之相顧嗟咨曰彼爲主將死烈士也又襲中營執營將南延年脅之以降亦罵賊不屈而死之季父弘茂爲賊所執顧謂從子鶴祥曰不可以不義圖生特立不跪問名亦不言賊怒挺刃交加終不屈拘囚六日竟死十六日土校金志行等乞于賊收公屍瘞于城西二十六日返柩牙山易棺斂權厝于家後以五月十六日葬于本

縣於羅山先塋子坐原牧使朴鏜始棄印符走後啓聞變由全沒公事實及御史李道謙自亂中至始悉陳之於是上特命贈議政府左贊成又旌其門令本道庀葬賜諡忠愍後因御史吳瑗啓聽建公祠于清州以南公延年及洪霖享焉賜額表忠牙山顯忠祠卽忠武公妥享之所而忠武公從子 贈判書莞丁卯以義州府尹死難配于是祠至是公又配焉公母夫人晉州鄭氏時在堂朝家給米布特封貞敬夫人夫人性嚴有識度教公以義方統帥時夫人戒之曰嘗聞統營軍情願得忠武子孫爲帥汝須念先烈

盡心國事無使人失望也且示衣篋曰汝涼燠之具
備矣汝勿用官家尺寸物及公之喪夫人不哭曰吾
子死於國能不忝其世矣何戚爲嗚呼夫人之賢若
此宜其以公爲子也公凡三娶竹山安氏水使績女
生一男漢弼北兵使南陽洪氏察訪日章女達城徐
氏宗諒女有一男漢翊蚤死漢弼一男三女男載海
女適金景柱餘幼漢翊繼男達海銘曰

在古名將曰忠武公誓海盟山想像英風戰處雲愁
穹碑記功有孫克肖干城之雄豈徒臨難決死爲忠
蓋此禍亂馴致冰至內訌外寇諒非二事公在于朝

厥心不貳紛紛毀譽不知何傷彼哉逆儔赫赫巖廊
有膝不屈此已倔強維清之閩國有一臣賊徒害之
如董在身勢必先去我乃成仁三月十五孤城不守
縛侯如虎罵賊如狗表忠之祠儒衿奔走南公在左
公則在右亦越洪裨義不負公有來千億崇報無窮
凡人有生各賦天常孰無是心公獨勿喪無念爾祖
烈烈其光微公一死人紀幾墜我作銘詩二心是愧

營將 贈判書南公神道碑

余竊恠夫古來忠節之士不出於高官厚祿而多出
於平素落拓下位人主所不識何狀之流此其故何

哉高官厚祿類皆媚悅當世而得之若夫落拓不遇者必不肯苟徇時好全其素性臨禍亂而偶有所感奮成就爾吾於近世得一人焉忠壯南公是已公諱延年字壽伯宜寧人我太祖時上護軍漢從征遼東有功是生成均館大司成尙明生兵曹參知軼於公爲九世曾祖諱弘達龍驤衛副護軍祖諱有慶贈司僕寺僉正考諱斗明 贈承政院左承旨公肅宗丙辰武科拜宣傳官丁父憂服吉補武臣兼宣傳官差備局郎遷軍器寺判官尋陞僉正出爲祥原郡守秩滿歸後又爲古阜郡坐事罷李相國世白言

其治民有聲不可罷 命仍任除訓鍊院判官中樞府都事改都摠府已而由訓鍊僉正爲黃海道兵馬虞侯有熊入州噉人公單騎馳往射殺之由是營中服其勇後復入都摠府爲經歷改宣傳官出守理山博川二郡在博時春秋取邑子試文藝取其尤者置校舍督課之讀書作文以明其賞罰每月朔禮見先師引諸生坐明倫堂講論之邑人於其歸立興學碑以頌之辛丑陞折衝爲城津僉節制使明年以營將出鎮安東居歲餘以羽林將還今 上三年丁未又出爲清州營將初 景宗有疾無嗣大臣金忠獻公

昌集等稟于 東朝以 景宗命策立今 上爲
王世弟賊臣金一鏡朴弼夢等陰懷貳心締結宦者
朴尙儉等誣四大臣爲逆殺之謀危 儲宮不售今
上卽位一鏡伏誅而弼夢流乃與其黨李麟佐鄭希
亮南泰徵李思晟合內外圖不軌人心洶洶皆知變
在朝夕當是時李忠愍公鳳祥爲節度使公謂忠愍
曰盍爲備忠愍曰吾爲帥臣豈不思備患之道耶但
亂未作而先自戒嚴吾不敢也戊申三月十五日麟
佐舉兵入清州會天雨雪夜將半公聞變驚起按劍
而出賊已入寢門之內公以劍擊賊爲所執賊牽去

至觀德堂麟佐陳兵坐堂上脅公使跪公平立瞋目
大罵曰吾以 三朝舊將今年七十餘矣豈愛一死
而屈於汝乎吾頭可斷吾膝不可屈賊大怒脅公益
急至拔劍擊兩膝公終不跪曰狗鼠輩速斬吾頭罵
不絕聲明日昧爽遂見殺時年七十六 上聞之震
悼曰疾風知勁草 特贈兵曹判書賜諡忠壯 命
有司旌其門閭節度使李公亦不屈而死之後因御
史吳瑗書啓請立祠於清之城內以公及李公并享
焉始公死時諸子皆在京未歸獨奴晚萬婢憲禮在
公屍側不忍去賊歎曰各爲其主耳卒不之害時公

陽者先生集卷三十一
屍暴露於道日中不殯奴婢哭之哀州人感其誠爲
遷屍殯于城東既七日賊走安城公從子德基德升
等始奉屍歸鄉里公既死八日而斂顏色凜然若生
者人皆異之以其年五月丙寅葬陰城縣所居里山
北公爲人沉毅勇敢事父母至孝父病沐浴禱北辰
乞以身代又割指注血于口居喪朝夕上塚哀哭雖
風雨未嘗廢也友於諸弟病者盡心救之死者鞠其
遺孤得以成立其內行之篤如此立朝五十餘年廉
方謹恪一節無替嘗書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十
字于燕寢以自警公之後進多致身戎閫而獨浮沉

州郡間無所知名而怡然不以爲意也每酒酣歌諸
葛亮出師表噓唏久之人莫能測其志記公赴博川
時過辭於余一見可知爲敦確忠信人也然當時亦
視作尋常豈料其樹立如彼卓卓哉夫人楊氏郡守
遇漢女後公五歲卒遷公墓葬于鎮川縣明信洞坐
亥之原夫人祔二男德純今爲龍宮縣監德夏官至
咸鏡北道節度使嘗以不見李森被 威譴而卒不
奪志人謂有父風德純以黃學士景源所爲狀屬余
樹墓之文遂論撰如右系以銘銘曰

烈烈南公干城之良當時落拓頗似尋常果卿罵賊

曰臊羯狗將比於公時未白首八十之年明白死者
事曠今古一何壯也維天正氣鍾而為人既不大用
屈必有神熊魚取舍決於造次天地中間立我人紀
安知餘烈不化風霆迅掃逆氛不日廓清一廟雙忠
衿紳僂屨宜爾億年崇奉無斃鎮州之北有石在隧
我作銘詩以風有位

左尹吳公神道碑

景宗辛丑 上有疾無嗣諸大臣八對稟 慈旨冊
今 上為 王世弟是冬 上下教令 世弟代理
百僚庭請還收俄而 上教益非常大臣與諸宰議

停庭請四相聯劄纔上代理之 命旋寢及羣壬用
事以聯劄構罪殺四大臣又以同聲唯諾按諸宰禍
色甚亟吳公重周於武宰中獨自首時輩使人諷之
曰公武臣也不必自同諸人公不應遂被劄黜歸臥
陽城自號野隱翼年臺啓追發竄湖南之南原公買
舍山村日逍遙水石間不見憂戚之色乙巳起謫中
除禁軍別將尋拜捕盜大將副摠管公以 上新服
不敢不入謝而初非久志也既而見時事不如意謝
老病歸田凡有 除旨皆不起惟奔問於戊申之亂
亂後一應京畿水使之 命而已公字子厚海州人

高祖諱定邦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昏朝廢 母時
獻議引烝烝乂不格姦一句士論壯之曾祖諱士謙
宗親府典簿 贈左贊成以至孝聞祖諱翔司僕寺
主簿 贈吏曹判書考諱斗興陽谷忠貞公之兄
贈兵曹參判以公貴也妣善山金氏縣監宗沈之女
高麗忠臣澍之後公以 崇禎甲午生幼而氣度恢
達嬉戲異凡兒未冠而孤哀毀已能如成人金夫人
挈諸子守喪于安山田舍一夕劫盜至公急扶夫人
出而伯仲被毆幾殊公復冒刃入救中創傷左肩伯
仲竟不起公亦創甚長而失學一日發憤自誓曰大

丈夫豈可虛生世間遂決志習武事忠貞公亦不之
禁也庚申中庭試忠貞公親友皆名公卿造門輒招
公與語公容儀雋偉周旋應對俱有常度諸公見者
無不期以遠大金清城錫胄尤器重之因勸公數來
訪而公故不往金公屢以爲言則謝曰誠不忍媚相
公閤人以求謁耳金公家奴有豪悍恃勢名故公對
如此壬戌丁母憂乙丑始除宣傳官 肅宗拜 先
陵還閱武於郊次令出倉卒壇上執事未具諸僚悼
惶失色公從 駕後趨進攝事傳布命令作止中節
一軍皆驚 上亦爲之屬目陞訓練院主簿遷都摠

府都事出爲輸城察訪守法甚嚴尋坐微青罷己巳
仁顯王后遜位忠貞公諫死公亦坐禁錮既又命
解之公杜門屏迹不與人往還辛未除兼宣傳官遷
訓鍊院判官僉正都摠府經歷公黽勉從仕出爲草
溪郡守屬歲饑以善賑再被錫馬之褒公沉默臨下
不威而栗猾吏屏氣莫敢仰視罪當死者必儼然正
坐令施杖告斃乃止亦未嘗大聲以色也居五載解
歸丁丑定平府使賑政最一道又命錫馬己卯內
遷訓鍊院正兼備邊郎時北溪李公世白在廟堂以
公久沉下僚力加獎拔嘗因公事相難李公盛氣以

胥之公抗辨終日不爲屈李公卒乃從公言愈益重
之是歲陞授洪州討捕使未及赴移內禁將除江界
府使未赴由禁衛千摠授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在
途陞拜本道兵使公在外闡紀律嚴整人莫敢干而
撫士卒有恩數試砲射厚賞賜以輶動其心由是軍
情無不愛戴既去而又無不追思者及瓜還爲御營
別將內禁將宣傳官授咸鏡南道兵使病不赴除寧
邊府使朝家申濫率之禁公以長子病劇挈其婦之
官卽自首罷歸丁亥禁軍別將例陞嘉善階兼都摠
府副摠管尋爲禁衛中軍自是周流諸營入摠府尤

數是秋爲統制使大修海防因李忠武公龜船之制益新之駕海尤便利事聞命頒其制於諸海路居一年爲不悅者所論上雖不聽而公竟辭遞公素好鄉居無官則未嘗不卽歸庚寅以訓練院都正薦授平安道兵使陞辭曰上召見教曰安州西路要衝而城池頽廢軍政尤疎予甚憂焉卿其相機措置以稱予委寄之意公拜謝赴任之明日躬審城堞日督營下卒輸土石繕治身操畚鍤以董之踰月告完而民不知其役也又與方伯權公楷議丁夫出布二疋者皆減其半而因爲更番畱屯之制以固備禦一

路兵民已鼓舞大惠而會因邊民犯禁公與權公俱革職其經畫通變未及如其志議者惜之壬辰春川府使翌年遭人言辭遞丙申忠清道兵使戊戌移拜統制使無何又因臺言力辭遞庚子京畿水使營素羸弊器械朽破公悉力修治作待變廳以備陰雨水使兼縮喬桐使客供億專責民賦一境大困公鳩錢穀以千計斂散取辦以應之民至今賴之明年病遞入爲禁軍別將副摠管公自出身以來先輩名公已見許以國器而性恬素伉直非公事足不及貴人門又以饋遺權要爲淡恥未嘗屈意取容於世以此屢

遭讒言而不以介懷少年後進多驟顯迭主中權人皆惜公沉屈而公輒笑曰安知非福耶 肅宗昇遐人心危懼吾仲父歸樂公時長本兵直宿禁中公為亞將戎事一倚公為重禁掖肅然公閱歷變故志節愈確 先朝宿將多冒於禍網而於公獨無所及至於唯諾之事人皆視以刀鋸鼎鑊之在前而公則若無睹焉只看得一義字而已既納統禦符直還鄉居庚戌拜漢城府左尹連授同知中樞府事兼訓練院都正皆辭不復起癸丑以年八十陞嘉義公之從弟海昌都尉秦周嘗聞公改築丙舍手書之曰二宜堂

蓋取司空圖語也及是公始揭其扁而喜之曰今而後吾志乃遂矣屬緯以記之緯移寓寒泉偶與公居接壤春秋暇日公輒以幅巾鶴氅訪余余時又過之則公靜埽一室左右圖書蕭然若寒士有時興至臂蒼牽黃走馬山坂如飛豪氣不衰可知為舊時將軍也蓋公孝友篤至以祿不逮親為至慟語及輒泫然尤謹於祭祀年既老而必身親莅之事仲季父母如事父母撫愛孤姪而甥之育于家者亦數人由衣服飲食以至嫁娶資送一均於己子同爨數十口無有間言其立朝事業實本於內行也老年喜看書見古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一
人忠孝節行必擊節嗟賞爲子弟誦道以至國朝典
故先輩美事邊防險易利害少日所聞見逢人輒纒
纒語不倦間亦縱言平生出處以及辛壬之事則高
談慷慨忠憤激切往往泣下沾襟家食屢空資以官
糶而其與親黨酒食聚會則未或廢也公以乙卯十
一月三十日考終于四友堂舊第享年八十二明年
二月卽其家後壬坐之原穿李夫人塚而合封焉李
夫人 靖陵別子德陽君岐五世孫父曰縣監栽柔
順有婦德二男一女男長琢次璞女適士人金焜琢
無嗣以弟之子載熙爲後二女壻李聖洙朴致圭金

婿子載尙載祿琰玷許謩鄭震贊趙復彬側出子若
女也公嘗笑謂余曰我老且死矣預具一石子其爲
我銘之公卒後十年璞來藉是以請余不能辭系以
銘銘曰

在昔黨禍俊及可數豪傑恥免獨有皇甫林下一人
於古亦稀武夫恬退如公有幾目中義字禍福寧論
二宜之扁行能顧言天德山高泉食菴淡文武殊塗
出處同心鶴警幅巾非復麤鞵籃輿造謝莽蒼非遠
有時唱酬餽酒互勸往往獵歸五色離披自公云凋
林泉寂寥支離不死我疾沉綿忼慨憂時有懷誰宣

隆者先生集卷三十
屋後青山屹彼穹石孝子乞文繫公攸屬載昭厥美
永垂無極

碑

萬東廟碑

維朝鮮國清州東八十里洛陽山下華陽之洞有廟
曰萬東 崇禎七十六年秋始成以祀我 神宗顯
皇帝 毅宗烈皇帝春秋爲位薦籩豆越四十有三
年陪臣李穰刻銘於碑以頌 天子之德道邦人之
思曰惟朝鮮爲國自箕子受封以來歷秦漢隋唐數
千年之間皆處以徼外殊俗數侵暴攻伐 明有天

下 高皇帝錫國號涵育獎訓視同內服我 先王
祇承 寵命恪勤侯度垂三百年於是中國禮樂文
物之懿浸淫於海壖之外 萬曆壬辰倭寇來侵連
陷三京 昭敬王播越西陲將渡遼內附遣使請救
於朝 顯皇帝命都督李如松尙書邢玠提督陳璘
劉綎御史楊鎬等發遼薊川陝湖浙雲貴等兵前後
二十三萬人出白金五百八十三萬運餉費三百餘
萬以給軍凡七年然後乃定肆我君臣父子夫婦下
至鳥獸草木之微得去水火之苦蛇豕之毒而咸囿
於 鴻恩汪澤之中邦國亡而復存 宗廟絕而復

祀其爲德至盛自東方以來未始有也後四十年
崇禎丙子建虜猖獗吾邦首先嬰其鋒後九年甲申
烈皇帝身殉社稷之難 明遂亡而夷虜入主嗚呼
尙忍言之哉臣謹按 明史本傳當虜之東寇也
帝發山東舟師以援之未至而寇退遂罷夫以海外
侯國而 天子所以安全而哀念之者先後如此顧
區區褊小阨於寇亂創殘之餘疆弱勢殊曾不能盡
節効力少答父母之恩以明春秋之義愨見乎 皇
家之殄祀而夷虜之爲帝也此志士仁人所以崩心
而痛哭也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之徒旣皆以是殺身

而不悔及 宣文王在位專以攘伐夷虜興復 帝
室爲己任求賢弔孤恤民練兵將有以雪溪讎而酬
大造於是宋時烈起自布衣爲 王賓師與圖大事
未幾 王薨天下事無復可爲者時烈遂退歸山中
所謂華陽洞者是已及時烈臨死屬其門人權尙夏
曰 二皇帝再造之恩殉社之烈宜祀於我東久矣
我不果而死爾其卒成之閔鼎重嘗至燕得 烈皇
帝御書非禮不動者以歸時烈摹刻于華陽之厓至
是卽其傍而立祠焉 明之亡適六十年矣嗚呼函
夏腥穢 九廟顛覆 天子之祠降寄於裨海下邑

隋書卷三十一
窮厓溪谷之間此天下之至變也雖然使我東土義
理以明彝倫以定以我當日君臣之志上獻於先
帝之靈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者實在於斯其事微
而其義深矣彼拘拘以無於禮而儼於僭者惡足以
知之哉然臣竊觀王澤既遠世教日衰士大夫昧於
夷夏之分奪於利害之卑浸漬邪穢視爲應然其能
存人紀之大防而不忘乎時烈所傳忍痛含冤迫不
得已者蓋或鮮焉則將日遠日忘倍義喪恥胥爲夷
狄禽獸而莫之拯也此時烈所爲憂深慮遠而尤致
意於是祠者也故臣既序立祠之事而終之以此義

以視後之君子祠成之翼年 元孝王以 烈皇帝
殉國之日除墀於宮中而祀之復築大報壇歲祀
顯皇帝嗚呼後千萬世尚有以識我 君臣之志歟
銘曰

華陽之谷巴水之厓有幽其宮 天子之祠穆穆
天子萬邦父母仁湛渥厚爰及東土膊之磔之除其
虺螫煦之濡之奠之衽席山清海晏風揮日舒藩邦
再造猗烈無初赫矣 毅宗非禮不動 君死之正
百代攸誦四海化戎 九廟崩燬 帝視猶子我莫
視父誰敵王愾以白此冤 帝有蓋臣曰我 宣文

宣文有臣以涼義伐寔天不弔中途壞裂有哭徹昊
磨厓之側興復之計歸此 廟食 天子萬年陟降
孔邇芒芒腥土舍我奚止穹天博地欲報罔極淵藻
行潦臣誠無射悠悠江漢萬折必東 先君之志命
此新宮於皇 二聖義盡仁至摸天畫日臣豈敢議
惟以詔後永叙厥彝毋貳爾心上帝臨猗

考巖書院廟庭碑

肅廟己巳尤菴宋先生自耽羅被拿 命至此縣而
受後 命至今五十有餘年而學士大夫過此地者
莫不齋咨涕洟而不忍去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蓋天

生大賢為吾道也為生民也先生際遇 寧陵身任
天下之大義及夫中道泣弓事無可為則遂乃卷而
懷之猶惓惓不忘於世以明天理正人心為己責閑
先聖之道關異端之說實孟朱以後一人執此義理
雖明知大禍在前而不之顧以至羣凶交煽 壺極
垂傾而先生首及於禍矣文谷墓銘先生絕筆而其
詩曰死有榮時殆亦先生自道也先生雖禍於一時
若其天經地義終是殄滅他不得反是道者非邪則
逆也使我東方一域知君臣父子之倫免夷狄禽獸
之歸者皆先生賜也嗚呼盛矣先生諱時烈字英甫

恩津人 萬曆丁未生 孝宗初服盡禮聘召官至
左議政致仕禍作後六年 上大悔悟 壺位重正
於是復先生爵賜祭又 贈諡文正遺澤所暨并設
祠以享之考巖即其一也章甫倡議將立碑於廟庭
屬絳為文略叙其本末志業如此云

俞摠管先生遺墟碑

嗚呼此故忠臣摠管俞先生應孚遺墟也抱川縣南
二十里名漠谷者先生舊家焉禍後沒入官今為
光陵位田云村西有斷壠至今傳道以為先生射處
先生性至孝家貧無以為養每日出射雉以供甘旨

先生又嘗與兄應信躬舉板輿奉母氏出遊遇山水
佳處輒卸輿列侍左右或歌舞或射獵以娛其心塔
谷及祝石嶺即其地也嗚呼先生即六臣之一也昔
尤菴宋文正公為成朴二先生表其遺址而不敢盛
有鋪張今則 莊陵已復矣丹書已洗矣先生精忠
大節自可以軒天地而耀日月固無間於屈伸則亦
何待乎區區三尺之刻哉所以識此者特使故老相
傳之言不至泯滅使千億年之下猶知為忠臣所宅
縣人成孝基實主其事而一境人士無貴賤各出財
相助斯豈非天理民彝之自不容熄者耶石既具徐

生命字屬余以文略書此使記于其陰徐亦抱人也

三印臺碑

淳昌郡之二十里古寺名福泉者今日剛泉而寺之南有所謂三印臺者高可累十仞下俯溪淵上有數株松生石罅不知其幾百歲三印者何在昔冲菴金先生淨守本郡訥齋朴先生祥爲潭陽府石軒柳先生沃爲務安縣會于是臺而議疏事三賢各有印故以是名焉謹按 正德丙寅我 中宗大王撥亂反正 夫人慎氏正位中壺而勳臣朴元宗等以 夫人之父左相守勤死於靖國之際慮其害已白請廢

之中廟始下教曰糟糠之妻何以處之累請而後許之遂冊 淑儀尹氏爲妃是爲 章敬王后居十年乙亥 后薨時有災異求言先生乃應 旨封章請復正 慎氏位號仍極論勳臣劫制 君父放逐國母之罪言甚痛切疏入臺諫李荇等請拿鞫禍將不測賴鄭相國光弼力救止於徒配久而放還芳草疏時挂三印於松樹間云忠義奮發尙若可見而但疏中沒柳先生之名此其故何舊傳二先生謂石軒曰吾輩俱有親老而若則無兄弟可以爲養者死則傷孝也以是石軒獨免嗚呼是臺也有巖川之勝古

今以來閱幾多冠蓋而都如烟雲之過目惟三先生之風凜乎其不死豈不以君臣父子之倫天經地義亘萬世而長存者耶 肅宗己卯因縣監申奎言將復 慎妃位號是議多歧不得行作別廟以奉之今上庚申復會羣臣議 聖斷赫然追上 慎氏號曰端敬王后躋于 太廟陵曰 溫陵於是二先生皆贈官賜祭嗚呼先生之議雖屈於一時而終伸於百載之下信乎天定之必能勝人也是非既大定矣彼勳臣者尚可晏然於從享之列耶噫郡之人士謀樹石于臺上以記其蹟屬緯為文愚於此益知秉彝好

德之良心人人同得也系之以銘銘曰

剛泉之水兮東流泱泱 溫陵之樹兮北望蒼蒼石可泐兮先生之名靡終極

洪將軍故壘碑

安城郡南十五里木村之傍有山突兀若累土而成者凡數級郡人相傳以為故洪季男將軍陣處將軍南陽人六世祖恕 太宗佐命功臣康襄公父曰自修自修之子震霽電雷而將軍其側出也 萬曆壬辰倭寇大入自修在安城率四子起義兵將軍已應募隸巡邊使李鎰麾下及鎰敗于尚州又往從申砮

陞者先生集 卷三十一
砬又敗歿將軍欲執勒從 王倍道至京則 車駕
已西狩矣自修方與賊相距於鎮川鬣頓嶺將軍追
至夾擊破之賊乃退始建大將旗鼓數日之內從者
三千人遂築壘於木村而據焉賊方彌亘於竹山陽
智龍仁爲三大陣將軍往來衝擊殆無虛日賊勢大
挫陽城以西內浦以南民皆按堵實將軍之力也將
軍謂人曰吾曾以使臣褊裨往日本備諳賊情此賊
易易耳每戰輒身先士卒所向無前嘗中丸手斬其
賊褻創力戰賊畏之相語必曰洪將軍洪將軍 上
在龍灣聞捷 特除將軍水原判官未之官自修擊

竹山賊敗死將軍兄弟五人挺劍突入陣中取其元
而歸賊惟坐視噴舌而已遂移檄湖西列鎮請合兵
復讎無何 上特命起復除畿湖兩道助防將階折
衝且令道臣勸肉將軍涕泣不食一軍感嘆將軍以
事忤 天將被逮以實對 天將亦悔悟上坐謝之
因要與共討嶺南賊癸巳秋除永川郡守兼助防如
故一日與兵使高彥伯陣于慶州賊猝入慶之安康
縣掠男女五千餘人而去諸將莫敢誰何將軍獨憤
然曰豈忍立視而不之救乎遂追擊而盡奪還之慶
人至今稱頌不衰將軍嘗曰此賊不滅無以報君親

之讎在郡五載練士卒整器械常若寇至丁酉卒年
三十五一境悲號如喪親戚體察使李公元翼遣從
事告祭曰劇賊未滅將軍何之 上聞之傷慟命贈
判敦寧府事復其子孫後又旌其門閭將軍死後百
四十餘年郡人懷將軍之功相議伐石即其戰地而
樹焉以緝寓在隣壤徵文以記之余惟將軍之功固
卓然宜後人之不可忘也而抑有大焉夫人之所以
爲人者以其性則仁義也以其倫則君臣父子也將
軍父子兄弟當國家危難之際奮起草萊仗義討賊
雖其或死或不死而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能各盡其

職焉一門忠孝可謂盛矣若將軍者身既賤微死而
又無後猶能感發人心於百歲之遠是豈區區斬馘
之功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嗚呼其可信也夫仍系之以詩詩曰

唐城之家鼎否出天挺豪男熊虎質丁時板蕩奮義
卒一門毅烈古鮮匹昔隨仙槎窮出日目下全無彼
齒漆所向罔敵賊膽慄屹若長城一境謚嶺表遷秩
彰勳伐枕戈嘗膽心如一多難維棘壯士失蠻海茫
茫志未畢木村古壘苔蘚沒耕夫往往得白骨天色
常陰陣雲結魂魄來遊風蕭瑟邦人紀績歲壬戌山

高水悠此老筆

觀察使金公神道碑後記

蓋當 寧陵末年用二宋文正公言特還鶴洲金公
爵秩越六十年戊戌 肅宗大王追復姜嬪位諡愍
懷判書閔公鎮厚進曰金某當日之疏言人所難其
死可哀今宜別有褒恤之典 上允之贈公吏曹判
書賜之祭而錄其孫己亥太常諡曰文貞嗚呼公忠
誠奮發忘身盡言雖身陷不測而旋有日月之更斯
可見我 聖祖容直之德矧惟 肅考勲贈之舉足
以爲人臣盡節者之勸可謂于前有光矣夫姜嬪之

獄天下之至冤也公之出位拚死而言之者豈有佗
哉斷斷血忱直欲納吾 君於無過耳身後寵辱都
非己所知然而畢竟至冤之獲伸實公一疏之力則
使公有知豈不以其死爲榮也若公行義事業尤菴
文正公之文已盡之矣公之男季珍後爲縣監孫斗
星舉生員試其男興慶原任領議政慎慶寅慶奉事
斗井亦奉事男麟慶郡守龍慶參判斗奎縣監男潤
慶濬慶生員淳慶奉事斗璧縣令男履慶次趾慶起
慶皆縣監致慶縣令喜慶判官季珍男女斗光府使
李箕恒妻斗光男運慶選慶四壻子縣監李秀文進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
士趙命迪李著龜朴曾錫命錫而韓婿繼子曰瑞丁
朴鏞子尙泰尙澤尹明遠子府使鳳韶參判鳳朝議
政男漢蓋尙和順翁主參判男漢喆校理餘不能盡
記云

金朔州兄弟復讎碑

潭陽府南二里香栢之洞有穹然而立於衢者曰金
公成一成九復讎孝烈碑過者咸式焉金出光州八
代平章之後而其居是洞則自判校自敏始判校後
七世曰俊民統虞候成一成九其子也俊民有弟世
民其奴金伊與世民之妻奸俊民憤疾欲去之事泄

已巳十月三十日金伊與其父若弟乘夜入俊民寓
舍亂斫之肆其殘虐時成一在香栢去寓舍數里忽
然心動若聞有驚呼之聲蒼黃赴難路中嘔血數斗
成一亦自漢師奔歸而賊不得兄弟指天誓心不爲
營葬日訶察賊情乃於場市中獲金伊及其父母手
自屠殺出其肝使人懸於殯前計父死僅四十有五
日矣即日詣府獄駢首請命曰父讎已復死且無恨
府使李潤雨與推官光州牧使任孝達據經證古請
傅生議觀察使宋象仁以聞庚午九月該曹覆奏照
大明律杖罰條施行 仁祖大王特命赦之承旨李

景容次知頌下嗚呼父子一體也手足頭目其勢相
須而不幸遇變只當致死而已然父死於人而爲之
報者蓋未之多見是或有力不能者而終亦自愛其
生耳二公者之爲此事也豈自知其必不死哉其視
死固如歸而卒乃無死是豈非順天理感人心自有
莫之然而然者歟古聖王之制法也不許其擅殺一
待以死刑而於其中又或爲之酌量而輕重之我
聖祖特恩蓋深得此意而其惇倫礪俗之義亦盛矣
不如是何以爲後世人子勸哉成一兄弟不忍居故
土流寓于扶安興德之間後成一爲諸名公所識拔

羅致幕下丙子扈 駕南漢尋擢武科歷官內外以
朔州府使卒于官成九自變後無意於世築亭沙津
浦上日與文人韻士相周旋棊酒自娛以終其身尤
菴先生嘗爲之傳其論春秋賊不討不書葬之義引
朱子說發揮甚至有補於世教大矣獨於成九事略
有脫漏鄉論惜之余故採摭其一二爲此文使刻于
其陰是碑也實潭陽與傍近章甫合心并力而成云

閔氏先山碑

驪興之閔始自奉御諱稱道八九世大著麗代而奉
御之孫僕射懿墓於平山斗城里者歷五百載而復

顯其餘兆域失不知處松都之西有寺曰甘露權陽村近之記文云驪興府院君先塋皆在此寺後以今考之驪興公之考葬於別處自其祖文順公頓沂而至奉御寔諸閔所同祖則凡厥墓宅之在茲宜若無疑而世遠迹泯莫直其地歲丁酉後孫判書鎮遠始就所謂甘露寺者而訪焉寺後峰勢巖崿從山背得馬踏之原負江面與有三塚纍纍然村父老聞公至輒咨嗟相語曰是崗之爲閔氏葬自昔流聞果然且言舊見龜趺宛然而今亡之矣崗西有寺址至今稱以閔齋宮洞口有巖可坐云是國舅更衣處蓋其地

形與寺記合而故老所傳又歷歷可信獨碑刻無徵莫辨某某藏也越二年復使子姪走墓下爲壇以告徧搜幽誌而卒不得則公乃喟然曰吾惡乎用其誠將樹石記事以命姊子緯竊惟吾外先積德基善累百年于茲雖伸屈不常理宜食報於無窮觀於僕射公墓可驗况仁莫先乎報本厚莫大乎追遠吾於是知外氏之慶未艾也後之人苟以吾舅之心爲心誠之至也神必格安知晦於前者不顯於後乎是若茫昧不可必而可必者天也顧遲速如何爾謹拱而俟又按儀曹舊乘 齊陵在於 元敬王后閔氏本族

世葬之內開國後族葬私墳並許仍存國家嘗遣禮官伐木其書啓有曰外白虎作案處有四墳又其南邊西向之原有三墳其下二十步許又有三墳墳形尚存云蓋此十塚亦必爲文順公以上所藏而今不可詳也并記此以諭來裔

淑人昌原黃氏神位壇碑

故金溝縣令趙公見素之墓在林川郡西盤山而其元配淑人昌原黃氏丁丑江都之難赴海而死故無葬焉後百有餘年其宗孫龜世與族弟靖世謀曰吾祖妣潔身全節樹立卓卓而當時偶闕旌褒最後子

孫據實陳籲而朝家謂歲久事昧而不之許固爲萬萬痛冤而以其無墓也故四時香火仍缺焉此又子孫之所共槌心泣血而無所及者也竊稽故進士宋公克己墓不知其處其後孫尤菴文正先生卽其祖妣墓傍設神位壇而祭之其記文曰禮經有去祧爲壇榜標記之之文此不可謂無於禮者謹設右享之位以爲并薦之所其於禮義可幸無罪焉先正已行之迹可做而行之吾輩不於此用誠惡乎用其誠遂治石以樹于縣令公之墓左請文於粹粹旣悲淑人之節行掩翳不章又嘉諸趙追遠之誠爲叙其大致

如此云



